

















2011 徐小国 “降噪” 6/25
Xu Xiaoguo “Denoise”



Preface

This is a solo exhibition completed by 13 artists.
This is a wrestle between collaboration and confrontation.
This is a creation based on collaboration as materials.

Art cannot be described by these three sentences and they are only a prologue of the prologue of 2011 Xu Xiaoguo "Denoise" 6/25.

After eliminating the endless confrontation between different values, Xu Xiaoguo, Chunchi Art, 12 artists and 5 technical support groups get together, they are constructing a new work and exhibiting system in an almost "violent" manner. This is a chain form, film crew-like project collaborating model Xu Xiaoguo has come up with after his reconsideration of the conventional painting system. Under such model, every individual is a creating for the "denoise" concept, and this 2011 Xu Xiaoguo "Denoise" 6/25 has only taken the first step of Xu Xiaoguo's project plans.

During this collaboration, there are sound artists, Xu Xiaoguo and Painting artists. They "wrestle" among the resonance table, the sound mixing console and the canvas, through their collaboration of interfering and dispelling. They all work independently in their own rights and occupy the inviolable space the opposite sides own, meanwhile influencing each other to the extend that dispels all the original plans. During the live creation, there is even more wrestle between artists inside of sound crew and painting crew, as the sound artists will intentionally cooperate while competing on the percentage of sound frequency they "occupy", while the 5 painting artists and the 2 "paint stealers" are competing with canvas and colors on a spatial level... During the two months preparation periods, there have been discussions among different parts and crews. Under Xu Xiaoguo collaborative concept, every artist and participant contributes his or her creation into this incident. This is beyond what employment and contract system can achieve and can be only presented when every participant is passionate and truly appreciated of this creative concept.

Whether Xu Xiaoguo who is behind the resonance table and the sound artists with sound material, or the painting artists with the empty canvas, their creations and the confrontations among them are represented through their self conscious of the world. Every individual has their own experience and understanding towards life, so they have different self-orientations. From the process, they present the unpredictability and impetuosity of the reality through creative media, meanwhile replaying the confrontations and collaborations in the reality.

2011 Xu Xiaoguo "Denoise"6/25 is actually an equally collaborated utopia that is based on artists' same value and mutual appreciation. I believe there is too much repression, anger, compromise and helplessness in the reality, so everyone is passionate with their creation in this project and we choose to use such methods to release ourselves. Art shouldn't be limited by genres, it should be the projection of creator's passion.

As audience, when we are experiencing this fascinating sound environment and staring at the liquidly colorful vibrated canvas, a juxtaposition of reality and illusion appears and self-consciousness is released.

Wang You

序言

这是一场集13位艺术家完成的个展。
这是一个合作与对抗的角力过程。
这是一次用合作关系为材料的创作。

艺术无法用三句短语描述，这三句也仅仅是2011徐小国“降噪”6/25开场白的开场白。

在剔除掉价值观无休止的对抗后，徐小国、莼萃当代艺术空间、12位项目合作艺术家和5个技术支持团队在这个合作式的创作里集结，以近乎暴烈的方式，构建着新的创作和展览体系。这就是徐小国延续了对绘画原有体系的反思后，提出链接式的类似剧组的项目合作模式。在这样的创作模式中，每个个体共同为“降噪”概念倾注创造力，而此次的2011徐小国“降噪”6/25只是徐小国项目构想的第一环。

在这次合作中，声音组艺术家、徐小国和绘画组艺术家三方，在声音控制台创作、调音台控制和绘画创作中进行角力——在干预和消解的合作中共同创作。三方虽然是独立的行驶属于自己的权利，并占有对方不可侵犯的场域空间，但在感受和执行细节上相互影响，甚至这种影响会消解各自原有的行动规划。而在现场创作上，声音组和绘画组内部更进行着争宠式的较劲：两位声音艺术家提供的两股声音力量之中，有会意的协作亦有对占有比例的争夺；绘画组的5位艺术家和两位画面颜料偷取者，更是进行着在画布及颜料的空间上的角逐……

历时两个多月的事件筹备期间，各组各部分之间一直进行着密集的讨论。在徐小国合作概念的贯穿下，每位艺术家和参与者都为这次事件自主的贡献创意。这是雇佣制和承包制无法企及的状态，这只有在每个参与者共同对创作概念抱有极高欣赏的态度并对之充满创作激情时才得以展现。无论是面对共振台的徐小国，面对声音素材的声音组艺术家，还是面对空白画布的绘画组艺术家，对这些创作者而言，他们自身的创作和互相间的角力，都是通过自我意识对现实世界的重现。在同样的重现中每个个体基于不同的生活经验和生存感受都有不同的自我定位。他们将现实中的无常和噪乱经过个人处理表现在创作介质上，也在创作的过程中重新演绎现实世界里的对抗与协作。

2011徐小国“降噪”6/25其实是个由艺术家创造的理想国，一个平等合作、各尽己力的理想国，一个在共同价值认识和互相欣赏基础上建造的理想国。相信大家之所以对它充斥着热情和创作激情是因为现实里有太多苦闷、愤怒、妥协和无奈，我们选择这样的方式肆意宣泄并寻求解脱。艺术不该受门类所限制，它应是创作者极具激情的情感和认识的投射。

作为观者，当我们身临玄妙的声音环境之中，注视着淋漓的画面时，一个现实与虚幻交杂的世界升腾而出，自我意识将会得到空前释放。

王尤

P8

2011/5/6 5/12 徐小国/王尤访谈记录

P26

2011/6/4 徐小国/王尤与绘画艺术家会议记录

P76

2011 徐小国 “阵线” 6/25 有关微博记录

P18

2011/6/4 徐小国/王尤与绘画艺术家会议记录

P30

2011 徐小国 “阵线” 6/25 事件现场

P42

2011 徐小国 “阵线” 6/25 作品



徐小国与王尤访谈记录

时间：2011年5月6日/2011年5月12日

地点：徐小国工作室

王尤：这次展览产生的作品是以“合作及对抗关系”为材料创作的，这种材料比较抽象，是我们事件现场的主旨，也是相比常规展览和作品提出的全新概念。其中，声音元素是一个重要的进入点，让颜料在声音震动上舞蹈的想法是怎样发展出来的？

徐小国：去年的下半年很偶然我看了一个军事访谈节目，里面提到声纳武器在战争中的应用。这并不算是一件新奇的事，但从那时起我开始有利用声音进行创作的想法，这一想法对我的架上和影像作品的创作都是有影响的。并且，从去年5月我的关注点开始降落在物质的能量和物质间的转换和对抗上。今年由果壳网、艺术眼和尤伦斯邀请我进入一个艺术与科学的跨界项目合作，在那次合作里我的项目是淀粉的舞蹈（这是淀粉受力后表现出的伸张特性）。那次的合作相当于一个命题作文，但同时也给我一些启发。

王尤：最近你一直着力提倡公司化运营和类剧组式的合作，尤其是运用在创作上。这一方式直接导向项目的链接。你是怎样开始关注合作的重要性的？

徐小国：去年有很多事情对我的影响很大，让我深刻认识到：想要改变你身边的某种结构或体系，虽然一个人完成会得到很大的幸福感和愉悦感，但此时一人的力量很难达到预求的释放，群体会完成的更好。

王尤：在这种合作里面，我们力求一种相对的平等，虽然在具体项目上某部分或某人是核心，但在合作过程中，各部分平等合作，相互协调。

徐小国：对，中国古代哲学中就提出你我互不进入，双方互相欣赏。拿现在常用的词就是“和谐”。虽然我们现实感受到的“和谐”与其本意有很大的不同，但这却是中国文化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比如我们开会讨论一个方案，大家在对此欣赏后都提出自己的见解和想法，这个方案会更趋于完善。其实每一个艺术家在面对艺术时，都存在于一个艺术时代。你是一个独立的艺术家，或存在于一个艺术团体内，放下得失之后就没有太大的区别，尤其在信息交互如此强大的今天。

王尤：其实裂变合作就是大家在共识下各有目的，而这种目的并不对冲，基于某人或某团体的某个目的，大家共同来完成，接着其中的某部分可以继续引申出的其他立意并组合新的团队，有点像剧组式的（形式。）但是在展览这一块还是以我们为中心。你看这个展览名字——2011徐小国“降噪”6/25——它就是徐小国的。

徐小国：这个展览最初导向是个展的形态和目的，它要放在一个具体的物理空间。如果这个结构滚动起来的话，比如说某某在另一个空间发生了什么，那我就介入到另一个空间，以后这个物理空间就会减弱，进入者就会加强，那么谁代表谁，或者谁不代表谁已经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把这个感觉反过来说的话，纯粹找到我来完成第三次展览这个项目，命名也是徐小国个展，我也可以用另外一种原有的方式，我也可以不跟任何人合作，展些画或者别的装置，但我想用我的方式把我想做的结构介绍给大家。

王尤：对于这种框架来讲，你选择跟谁合作，是不是要合作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你选择合作的人是要和你有共识的，这样才会建立一个相对平等的关系。

徐小国：如果我们都在为个人的价值体系争论的话，这就是在无限的对抗，这种对抗会消解力量，是没有意义的，那我宁可没有讨论。如果我们有一定的屈从性，你发表你的看法，我发表我的看法，但我们都是在为一件事努力，这就没问题。真正好的结果不存在这个人到底是怎样的职能和角色，真正的盘带关系是没有角色概念的，我的理想状态是这样。

王尤：在合作里面就有一个显著的现实的东西被摆出来，那就是利润的分配。我们回避商业的问题，就要把利润分配这件事拿出来谈一下。

徐小国：对，例如对于“偷画”组这两位艺术家，我会在我的比例里面分他们一成。声音组部分也很重要，但是每一块小的合作链接性质和方式都不一样，你也没有办法去平衡所有的人，因为不是所有合作关系都是基于金钱或者利益上的买卖。这种合作制建立的标准就是降低成本来实现效果的最大化。比如在这一年里我会和十个或若干个人去合作，好像我的成本和经济收入会成负增长，其实不然，我可能把某个月的时间腾给某一个人，为他的项目工作，这种工作是全心全脑全体力和全设备的投入，也会降低他的成本。换句话说如果另外的某个月是我的项目，如果他愿意介入的话他也会给我同样的东西。

王尤：现在有一个怀疑，现在这样的合作效果是不是仅仅用雇佣关系也能够实现同样的效果。

徐小国：这是在所有领域所存在的问题，几乎所有事物都可以用金钱交换实现价值，我可以选择进入并且付出一些劳动但不付出灵魂，我把我本职工作完成就可以。当大家共同参与一件事，并产生盘带关系时，我介入到你时候就把你的事当作自己的事，这个是以后必将产生的事情，在外面去看或者其他领域去看这个事，我们就会呈现一个新的面貌。

王尤：在事件过程中，你不再依旧是一个绘画者的身份，而选择控制画布下每个喇叭的振动强弱。是不是这样你不光可以影响画面，还能影响当时的绘画者。

徐小国：在我熟悉的路径上我可以把这张画控制的很好，但我不愿依旧如此。并且若换另外一个对核心概念不了解的人，他会非常配合我而去调整声音的振动。这个项目的意义并不是用声音去画一张画，而是大家合作之后产生的相互对抗。这里产生一种冲撞，会让这个项目更有意思。它不是一个声效作品，不是一个控制作品，也不是一个绘画行为过程的作品，它整个是一个环

境作品，是一个事件性作品。

王尤：在声音组艺术家创作的素材中，大部分都是以你采集的声音素材为材料。在这些声音素材的采集上你依据着的怎样的定位和意图？

徐小国：我原来也想过分类，比如采集噪音，像汽车的声音、建筑工地的声音、生活中的人声等等；比如声音是物理化的，或是情感化的，或是自然的……但我现在不想这样分类的去做，我会用三天或四天的时间采集声音，尝试一下没有目的性的采集。具体点说就是我到哪里，觉得这个声音有意思我就采集下来。我会开着车，也许白天，也许晚上，去采集大于、小于或等同于我生活的各种声音。它虽然是随机的随性的，但还是会反映现有生活的全貌。

王尤：除了这些声音碎片之外，我们还设计进了一种人耳感受不到的声元，这和最初给你灵感的声纳武器有了呼应。

徐小国：对，声纳武器里也用到了这种声音，它低于25分贝以下，人耳是听不到的。这种声音是需要通过巨大的功放器，大于15寸以上的低音喇叭才能产生振动。缺少其中一项，这种震动都是产生不了的。如果这种声音足够大，长期听是很危险的。比如200分贝以上，长时间听到这种声音人会死亡，低于这个分贝长时间听也会给人造成影响。我们会把所有声音采集后做声音碎片，声音碎片的整合是由声效组这边来完成。比如说我一声尖叫，可能只有两秒，一个拖拉机的声音会有5秒，或者一个大铲车挖土的声音是10秒或者20秒，根据现场不同情况把它们剪成声音碎片。这些声音碎片会根据音轨叠加，还会用个各种效果器改变原有的声音形态，有可能你听到碰碰车的声音，就会觉得类似机关枪的声音。

王尤：介入的这两位声音艺术家，他们是一种比较互补的状态，侧重点不太一样，这两个人之间会有怎样的影响？这两个人会同时来扮演这个角色还是会有一个时间差？

徐小国：会有时间差，真正在现场是会有几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声音，一部分是影像，一部分是我整体操作统筹的，另一部分就是绘画艺术家。在声音这个单元里他们俩也是在进行合作和对抗，消费和反消费，因为我是在操控他们俩给我输出的声音。我可以在这半小时用这个人，另外半小时用另一个人，他们互相会形成角力。这个关系很有意思，好像是我控制了他们，其实也不是，因为我还要给自己造成麻烦，我没有权利去干涉他做什么，唯一的干涉就是我们在前期的讨论，讨论是对对方的影响而不是干预。

王尤：我们回到画面本身，你自己有这么多年的绘画经验，包括视觉和技术上的。我好奇在试验里你倾倒颜色的过程中，声音对你的影响大吗？

徐小国：我特别喜欢这个问题，在实验里我其实是在凭经验，说回来它是一种绘画经验或是原有的教育系统对我的影响还有我这些年对材料特性的理解，在那一刻我是不受音乐影响的，是对画面受到波动后我对它的控制，在实验的时候我控制声音大小，不存在我对绘画完成的最终结果的不把控性，我可能把控在百分之九十以上。预想一下6月25号的现场，其实在角力背后有一个概念，每一个人都在做自己的事情，他输出的价值观他认为是最对的，但别人不一定承认。这是一个无止无休的不承认式的三角结构。我们就是要造成这种不承认结构，来冲破所有现有系统。我们就是要在声效部分、调音部分和绘画部分之间寻求和谐中的不和谐。

王尤：现场会出现另外一个影响因素，现场时颜色跳跳幅度会更大，这种颜色的运动、流动，也给艺术家一个影响。

徐小国：我们可以预想一下25号的现场，其实在角力背后，每一个人都在做自己的事情，他输出的价值观他认为是最对的，但别人不一定会去承认，这是一个三角结构，会成为一个无休止的不承认结构，而且我们要造成这种不承认结构，来冲破所有现有系统。比如我不承认声效系统，但他在履行他的工作，他会很认真的去完成他的工作，当然我只是控制声音大小，就像一个麻木的调音师在推动音量大小让这个演出开始一样，我尽量让自己保持这种状态。我一直在画一张抽象作品，是用颜色泼撒的这种行为模式，他也不会影响到制作音乐的这个人。

王尤：在整个创作现场，会有很大比重的不可控因素对创作进行干预和影响，我们概念化的把它们总结成“40%的不可控因素”。这个数值是一个概数，多少暂不去管它，但这是由每个人间相互的对抗而产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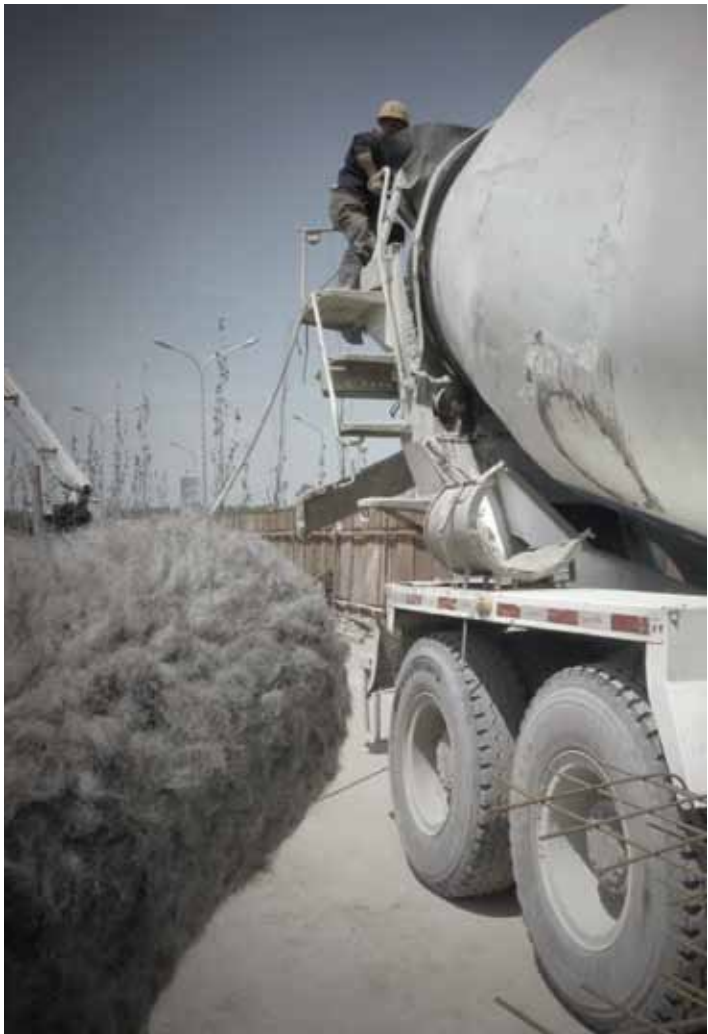
徐小国：所有的对抗、抵消产生的结果不可能控制每个人的意识和价值，你也不可能控制物质在变化中的形态，我把它说的有点绝对是百分之四十，它肯定不会超过我们认为操控下的百分之六十。还有一种情况是大家消耗殆尽的时候就完了。实验就只是实验这个材料的特性和振动频率以及技术进入这个项目的可实施性。



王尤：作为一个创作者本身，你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解释结构，但在创作里面应该还埋藏了一个没有被挖掘的种子也就是另外的激情和线索。现场时不可控的东西很多，也许最后的结果也不如我们想想的那样。

徐小国：我们一直纠缠在原有线索上面，肯定是有个别的线索存在，否则不会有这样强力的感觉去做这样的事。不管刚才说的合作制也好，或者这几个环节相互抵消、对抗、合作也好，这都只是在形式表面上。我想探求的核心概念是：标准在我们生活中到底起什么作用？它在艺术或者意识形态中扮演着什么角色？我想对标准进行反思以及攻击。

王尤：7月2号开幕时会有28张现场创作之外的小圆画加入，这是另一加入这场物质游戏的作品部分。



徐小国：因为这批圆画是表现物质转换的视觉游戏。通过给它们进行特有的排列，整体气氛中会释放一种假象的物质感，给观众施加一种压力，那么这种感觉和声音或者声效事件它是有相同性的，它的概念是相同的。

王尤：它们在现场后的开幕式上出现也是对现场物质概念的重放。

徐小国：可以这样理解，它在观点和传达上面是一致的，是需要相互交汇的。另外一个层面上它们并不相互交汇，因为它的方式和传达的语境不同，所以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我们操作的物质，操作体系和操作意识形态，可为性和不可为性的比值。比如这个事件我们可操作性只有百分之六十，百分之四十是不可操控的，这套圆画作品从另一个角度告诉你，你能改变的物质全部是假象。

王尤：现场最后会生成一件装置作品，它更像一具事件残骸，也可以说是一件遗留的武器，被调侃的武器。

徐小国：其实这个作品让我理解就是声音武器，而到最后才说到声音武器。声音武器的类型很多。在那一刻，两秒的时间产生一种对观者强压式的破坏。颜色看起来好像是有攻击性的东西。我们做了T恤衫让观众去买，用够买行为使T恤变成他可以进入现场的门票，最后颜料像子弹或碎片似的溅在他身上，这就像你自己买的，你自己为自己所做的事情去负责。另外一点就是在这种含义之外存在另一个体系对观众进行干扰——消费和反消费。还有你自己认为可控制的但其实不可控制的力量和你在相互制约。比如声纳武器现在不太用，也是因为他可能是公众的反对声音过大而被迫暂时停止使用，那之前用到的也可能是对声音者的一个制约，比如他要抵制暴动，其实是对声音的抵抗，声音的暴动，是对声音意识形态的抵抗。不是说这个声音纯属干扰，不是把你完全消掉，让一个人消失可以用很多方法，一把手枪一个子弹一个棍棒一个拳头都可以让你消失，那个等于是用声音去抵抗声音，但这个声音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声音。

王尤：在我们现场之外设立一个销售T恤的地方，观众可以通过购买T恤进到现场，最后现场结束我们会把所有的颜色泼洒到共振台上，他的T恤上会粘到颜料，他用这样的形式介入到这个创作里。

徐小国：这个点子提出来让我感兴趣的是它恰恰迎合了一个商业结构。首先我是愿意使用这个商业结构的，它是我的项目里不可缺少的一环。它不仅可以把这个T恤当成一个门票，也可以把这个现场当成一个附属进入到其他的广阔的物理空间里，是这个作品产生了一个非作品化的概念，介入的人其实就是玩，没有别的概念。但艺术家让它产生物理空间的替换，它和传统的艺术衍生品有本质的区别，它应该是在画廊物理空间之外的艺术品。

王尤：我们招募几位嘉宾并和他们签订合同，如果愿意购买这张画的话，你就可以参与这张画颜料泼洒的创作过程。我们在合作制的方式里让这个人成为了艺术家。

徐小国：它是法定的，其实这个法定就是人类留下的依据而已。这个也是他有界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VIP也是对商业结构的极其肯定之后的嘲讽，不过这个词也不那么准确，就像博伊斯提出的概念：人人都是艺术家。而我们是使用契约制形成一个身份转换使一个自然人介入其中从而成为在一段时间，一个空间，一个展览中成为临时法定的艺术家，他愿意被我们使用，其实他也在使用。

王尤：我很喜欢“偷画”的这个概念，因为它运用的很巧妙，并不笨拙。最好玩的是它加深了别人对这件事的接受能力。

徐小国：偷画组的两位是我以前合作过的艺术家，我也告诉他如果你要进入这个项目跟我们以前使用过的方式一样——我们必须要去共享，在我提出了这次创作的概念后，他就提出了偷画的概念，我觉得这点也很好。它是对我们当下社会的试探或拷贝，这种拷贝我也是欢迎的，拷贝之后也会有新的东西产生，这个东西在展览中是一个作品，在展览之外它代表一种价值观。他用他的方式介入进来，我也给他提出不要走在老的材料范畴内。

王尤：我忽然想到了水浒，那么多人聚到一起是为替天行道，但同时也有一个物质问题就是大家在社会上混不下去才到山上去，因为那边有酒有肉，这是他的一个基础和稳固。但是你的稳固可能是会发生漂移的，一方面你要给大家灌输你的创作精神，让大家欣赏你的灵魂，进而能够进入。当然不欣赏也可以，比如一个并不欣赏你灵魂的朋友，因为你们是朋友，你提出了他也会支持你。这是一种可能，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设备及制作方的问题，这是纯粹的交易行为和你的灵魂没有太大关系。那么你觉得你的这个结构算是被很准确的表达出来了吗？

徐小国：因为你刚才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只是针对于我或者是我提出的这个概念，我提出的这个观点不是谁说了算，它是在不同的时间里面不同的人群里组成的一个大的或者小的群体，那么这个合作是一个机动的，或者是为一个事情来合作的，它本来就带有很强的随机性，这种随机性是特别有意义的。我并不想让它结构里产生，它又回到老的结构里，我作为一个领头人去挑这个旗杆做这个事没有意义。我们不强调个人化，但可能会在项目里强调个人化，我做得这个项目就不是这样。也许我在一段时间里的不合作确实是因为没有时间或是我对你提出的概念不感兴趣，但这并不是对你的侮辱或是不尊重或是对这个观念的不肯定。如果你提出了第二个方案，我有时间了并且介入了，那你也作为中心。是群体合作制去完成一个人的想法候，绝对比一个人两个人去完成这个作品重要的多。这也提到一个艺术史的问题，我们是一个人去改变艺术史还是一群人去改变艺术史这都不重要。现在这个社会已经非原有我们以前的社会的结构了，我认为集体去改变一个事物，把一件事刨根问底，是我愿意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的事情。我们可能一提到意识形态就想到了政治或者是一些话语的角力，不管是我们生活中的哪个层面这都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就像现在的访谈就是你在说服我，或是在说服你，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在对抗没有在合作，我们这种对抗也有一定好处我们会把一些问题说的更加清晰让别人更加明白，在现实社会中也是这样的。比如某种声音大到另一种声音的时候会覆盖一些小的声音，那覆盖的意义是什么，不能说是为了让大家生活的更美满，小众的声音并不一定让大家生活的不好。

王尤：这个结构的提出并不是指望能够改变什么东西，它是作为一个态度的发生。

徐小国：只是作为一个艺术家群体哪怕是局部反思也好，我们不能无休止的对抗和无休止的消解，我们应该做一点真正的事情，这种事情到底能不能影响什么已经不太重要了。因为物质世界是不可操作的。就像这个展览，你不可能预见什么，如果去预见什么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被这个预见所控制，已经被你所设的圈子蒙骗了。

王尤：现在的重点又回到物质上面，跟你开始说的意识形态对它的影想又很小了。

徐小国：对，因为我们这次是以声音为最基础的材料，它存在物质声音，也存在我们社会学人类留下的声音，也存在不同角力放大的声音，把它综合来看的话，它到底能改变什么，这个展览其实什么都改变不了，什么都操作不了。所以刚才说的百分之四十只是保守估计，或者消耗殆尽也一样。这个展览价值和合作制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王尤：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这个声音，告诉大家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展览的时候要做什么，从这个时候开始到这个展览做完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别人与我们之间的对抗，这是这个展览最后的落脚点。我觉得这个是最有意思的，最后的这个结果，或者说最后这想法出来的时候，这个是作为我们对抗消解的点。

徐小国：举个例子来说，你要做好人还是要做坏人，做好人可以摆平所有的人，你可以和别人妥协，包容，但长期这样的话，一旦又一次你对一个人产生了反抗，那么这个人会觉得你的人格有问题。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其实是自己埋下这个结果的种子，别人才会看到开花结果的样子，所以别人对我们的攻击，我认为如果你不埋下这个结果的种子，这个结果就不会对你有影响。回到艺术本身上来说，任何绘画体系出现的派系都是对原有派系的覆盖，覆盖达到一定程度上的可行性，对声音的可行性，或者这个群体被肯定的时候，它才会对这个声音进行覆盖。我们做这个事其实也是在履行对结构的反思和攻击，我不敢说某一种声音覆盖另一种声音是对的，物质世界没有对与错，要有足够的开放性。如果这个事情足以让所有人都在说的时候，这个时候要警惕，我们是否又回到自己的圈套里。我不是对所有原有系统不满才要去覆盖，只不过说我要走在自己的一条路上，对于别人我也去欣赏。如果有足够的开放性，不论做什么事的时候都会产生不一样的过程以至结果。

王尤：说到材料唯一性的方面，我觉得有一种唯一是可能的：你要用这个材料的时候，这个材料给你充分利用的理由是什么。

徐小国：如果这种感受能达到百分之一百控制的时候，还有其他的声音或者敏感的时候你要怎么办，是不是还用原有的去控制，还是果断的走出另外一步。这就不存在材料说，也不存在经验说或者技术说，如果放到我们对其它事物的理解上，我不能太过从属你的结构或者你的价值，我要说出我的声音，我认为艺术家的特质和优势或者作为一个艺术家话语的呈现，这是非常重要和稀缺的。在一个抽象概念来说，艺术家在表达范围之内还有想表达的时候你应该去表达。



王尤：这个和你刚才说到的社会性，结构，意识形态问题深入的认识并不相冲突。它的核心就在于你在这个展览项目层面上做的一个实验或探讨，对这个结构将会产生什么东西以及它将会带给你什么。

徐小国：还是在社会层面上，人和人之间的，物质和物质之间的，还有结构和结构之间的，我把它转化成艺术家和艺术家之间，或者艺术家和其它职业，团体间的合作产生出什么东西。

王尤：最后的绘画作品，你用了一个新的材料，这个材料是合作，你用这个团队间的互相影响来完成的这个作品，最后这个东西可能就不是绘画，能不能说成最后它是一件新媒体作品，因为这个作品最后不是被颜料创作出来的，它是被一种关系创造出来的。现在你创造了一个新型媒介和一种新的作品形式。

徐小国：对，它是被一种关系创作出来的，它不是绘画，不是声效。就像我们把VIP引进来，进行合同，文本的展示，好像我们提出了将艺术家的物理职能用一种契约制的形式让vip成为艺术家。但在这一点之外潜在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本身就是很愚蠢的事。只是我们把愚蠢的事情拿出来给别人看。但你不能说他不是艺术家，因为在所有的合作之后他依然成为艺术家，契约只是一纸条文而已，这个过程是我们合作制出来的，最终我们探讨的那张画最终是什么样子的时候我们都无法去想像，因为这个人确实履行了泼洒的过程，我们不知道他想泼洒成什么样子。我用关系创造了一个媒介，我也会进入到别人的创作里，如果我们能把每一个个体用好或者别人能把你用好的话那是无可限量的。如果抛开物质世界来说，我们每天活在任何人组成的关系里面，每个人都不愿意在这个圈子里全心的投入，如果能用以一个结构来激发这种全心投入的话会产生什么。

王尤：如果把这点放在关系上，那这个关系是可以被无限放大的，如果任何关系都能被承认的话那这个关系的意义就不大，关系最后的着眼点在哪，是不是要有一个精确的提炼？

徐小国：我们现在把所有商业带给我们的生活都带到展览中预演。当你认为一个声音太小会对其他声音产生干扰时，我认为不一定是这样。它的介入也不会真正意义上去消减，不能把这个太当回事，也不能把它太不当回事。

王尤：对于一个艺术家在展览中的认识过程，是不是要有一个更为鲜明的立场，这一点还是要考虑。比如干扰、控制和可控这些关系在任何地方都存在，你现在的这个模糊抵达就很容易让人提出空泛问题。

徐小国：现在让这三个项目进入还是有他的概念依据，为什么没有让其他项目进入，是因为就算是在微博上也有人对这个项目很感兴趣也提出要加入，但你用什么加入，不能用一句话就加入。

王尤：截止到现在，太多的人对这次事件感兴趣，这里面有真正明白的也不排除只是觉得热闹的。其实在当日现场中大多数因为好奇而走进的观众也只是来满足猎奇感。你认为我们有必要强化解说力度，让大家的认识更趋向我们的本意吗？

徐小国：在去年以前我对这个事还挺在乎的，我特别想让我的工作被别人知道，越多越好，广义上来说，就是卯足了劲，把自己的作品做好让别人承认，这两个概念是一样的。但是到现在为止我觉得这个不是那么重要了。或者说艺术它到底是什么，它能改变什么。其实，今年我的价值观发生了改变。我不太认为艺术能够改变我或任何人，所以我觉得能不能向别人诉说给别人并不是最主要的。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让人们感知，不必要去诉说，或者是强加给你，如此他其实就违背了我们做这件事的本意。比如某位老大娘，她看了我的这个作品很高兴，在广场上跳舞，她的外孙子在高兴的听音乐。或者我们的声音和行动勾起她某种回忆，刺激到她的某种情绪，她生气、沮丧或者暴躁，这时，我们的作品已经对观众产生了影响，艺术创作就已经达到你的目的了。

王尤：这就涉及到了艺术接受的问题里面了。作品怎样才叫完成，怎样才叫好？

徐小国：比如美术馆里展出的一张非常棒的架上绘画，每个人都觉得好。从刚刚学画进入幼儿园的小朋友到九十岁的老人都认为这件作品好，那么这件作品里面到底是为什么好？它涵盖这个艺术家的技术，还有对所有情感的植入，还有他在这张画上所铺设的气氛，这个气氛就是前面所说不是能用定义来强加的。所以一件好的作品，是具有综合反馈的，既有对这张画的感性认知也有对它的技术认知。同时，还有说不清的所有东西，这里面也包括媒体的声音，也包括大众的声音，也包括二手现实、三手现实所给你的图解，所以它产生的就不是一个概念性的画面，他会被这个群体和人所组成的社会，赋予许多额外的价值。

王尤：你认为如此合作关系的想法跟你之前的绘画有一个脉络继承吗，还是断层了？

徐小国：我觉得是有线索的。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我都是追求对标准的反思，这不是个人化可以推翻的，这里面有一个丰富的角力关系。比如最早表现的现实和网络的关系：后面的人造风景，是反映我们在改变现实时的反弹力：再后来描写舞台的系列和圣迹系列，是一个个荒诞的场景.....这是我对哲学，社会学和现实混合后产生的一种变异的现象的反思。这次也是一样，都是对于原有结构框架的思考。

王尤：现在有很多我们所谓的艺术家不太喜欢让别人叫自己是艺术家，在如今的语言习惯和思维习惯里，“艺术家”这个词的含义已经被扩大到无休止的范围里去了。对此你有什么认识？

徐小国：艺术家的工作过程到达什么程度才是最关键的。比如我们现有的工作程度还没能产生强烈自信，那我肯定不会用艺术家自居这个称谓。这是一个很高的称谓，现在大家把这个词叫烂了用烂了，比如在媒体中非要用一个身份的时候，可能你会给他说你是艺术家或是画家，这只不过是现实的游戏而已。但真的在个体和内心当中，它是一个很高尚的词，就是你足够能做到那个层面的时候你足够自信的时候，才可以称自己是艺术家，否则的话就像我，我现在不能认为我是艺术家，我现在充其量就是艺术工作者，在享受这种工作愉悦的过程。

王尤：你对艺术和商业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看的？

徐小国：通常大家把商业理解的太狭隘了，只是理解到商业模式下其中的一个结果。但就商业和商业体系而言，其实是占据社会学交换价值里百分之六十以上的重要范围，它里面还包含常人无法诉出的环节，还有更多常人未认识到的商业操作的规律。这个价值是经久不衰的。从人类产生到现在，从最早的交换价值产生，到现在我们可见的最终的艺术品拍卖数字。往往被重视的都是最终的这个数字或不正当的手段，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看中间的过程，我充分承认这个过程。一个艺术家必须要正视这个现象，而且必须进入并对其良性使用。如果一件非常好的作品没有一个具体化得输出途径，那么它只能做为一个消遣自己的过程而已。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你能被商业承认，其实也是被整个商业系统所承认。当然现在也有一些炒作行为，其实炒作也是商业具体化中使用的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并不是错的，只是看它怎样被操纵。商业是为全人类服务的，如果没有这个交换体制，我们不可能喝到可口可乐，也不可能拿到iPad，这都是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假设，我不进入到这个体系当中，我的做法也不会让全世界人看到。那么作为一个好的艺术家必备的素质就是能很好的诉说和传播自己想法，也是一个能够进入这个大的滚动结构里的必要素质，否则你就只是一个地域性的艺术家。

王尤：哪位艺术家对你影响比较大？你偏爱哪些艺术家？

徐小国：我特别喜欢博伊斯，如果杜尚和博伊斯比，可能更喜欢博伊，博伊斯更趋向气质化，他的社会行为和他的作品带有他自身特有的认知，这种认知可能是比较细腻的。那么杜尚是一种概念化硬性的东西，如果一定让我选择或者特别喜欢的人那肯定是博伊斯。还有安迪沃霍尔，安迪沃霍尔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人，沃霍尔天生就是一个没有加冕的国王，或者偶像，但这种偶像不只是诉说的，也不是别人给灌注的。其实这跟喜欢一个人是一样的。前段时间写了一篇文章。里面提到气味相投，气味相投不是一个人，它是指一批人，你可以找到一批人跟你气味相投。比如安迪沃霍尔他的工厂去了很多的明星，艺术家，异装癖啊什么人都有，但有可能他不是冲着沃霍尔去的，他就喜欢这个氛围，沃霍尔给予了这个氛围从而作为培养基之一孕育了那个时代的文化。



Xu Xiaoguo and Wang You meeting minutes

Time: May 5th 2011 / May 12th 2011
Location: Xu Xiaoguo Studio

Wang You: The work from this exhibition is based on concept of “collaboration and confrontation”, which is quite abstract. It is the gist of our live incident as well as a new idea comparing to the conventional exhibitions and artworks. Sound element is an important entry point, how has the idea of painting by sound vibration been developed?
Xu Xiaoguo: I watched this military interview program second half of last year and it had mentioned the usage of sonar weapon in wars. It wasn’t anything new, but I had started to think about using sound to create artworks since then, this thought had been influential to both my paintings and my video works. Since May last year my focus point has fallen into the energy of substance and its transformation and confrontation. I was invited by www.Gorkr.com, www.artspy.com.cn and UCCA for a trans-boundary collaboration of art and science, in which my project was “the dance of starch” (the bouncing character starch presents under physical pressure). That collaboration was like a given topic project, but it also gave me some inspirations.

Wang YouRecently you have been advocating corporative operation and collaborations, especially for the creation of artworks. This has lead to the connection of this project. How did you start paying more attention on the importance of collaborations?
Xu Xiaoguo: Last year there had been a lot of things that were influential to me, they made me deeply realize that one’s strength is limited and it’s difficult to reach the goal, a group would have done it a lot better. The whole is better than the sum of all the small parts.

Wang You: In this kind of collaboration, we are trying to find a relative equality. In some projects there are certain people or certain parts are the core, but during the process, all parts are equal through coordination.
Xu Xiaoguo: Yep,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 proposed the appreciation between each other. It is called “harmony” nowadays. Even though what we feel about “harmony” in reality is quite different to its original meaning, thi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culture. For example if we have a meeting to discuss a proposal and everyone appreciates each other’s opinions during discussion, this proposal is more likely to reach perfection. It doesn’t matter if individual or groups change their structures and systems, as long as the goal is reached, the sense of accomplishment that individuals (in a group) have felt is much greater than the action taken on their own. There isn’t too much difference between an independent artist and an art group when no one is really concerned about the gain or loss on personal level, especially in nowadays, where information can be easily communicated.

Wang You: Actually this “fission” and collaboration has their own purposes under the agreement of everyone, however these purposes do not go against each other, as they are achieved by everyone together, certain parts can be extended into other purposes and there becomes new groups, it’s a bit like the style of film crews. But in regards to this exhibition it is still ours, you see the title is 2011 Xu Xiaoguo “Denoise” 6/25 – it belongs to Xu Xiaoguo.
Xu Xiaoguo: The initial orientation has the purpose of a solo exhibition, it has to be placed into a physical space. For example, if Chunchi Art wants me to do a third project named Xu Xiaoguo solo exhibition; I can choose not collaborate with anyone and just hang some paintings. However I choose to collaborate because I want to introduce to everyone about my methods and the structure I wanted to build.

Wang You: In regards to this kind of framework, whom you choose to collaborate with is quite crucial. It can only be fairly equal if whomever you’ve chosen have the same realization as you.
Xu Xiaoguo: It’s an endless argument if we only fight over individual values, this kind of confrontation counteracts energy and I rather not to have any arguments over pointless things. If we have some degrees of tolerance and we are all putting efforts into one thing, then we will reach good results, the real interrelationship does not have the concept of different roles.

Wang You: When we look at collaboration, one obvious fact is profit distribution. Let’s talk about that.
Xu Xiaoguo: Yes. For example, the two artists from “painting stealing” crew are going to get 10 percent. Sound crew is also important too. There is different nature and manners to collaborative connections and you can’t always be fair to everyone. The standard of this cooperative system is to decrease costs for maximum profit. For example, I can devote a month fully working for someone else and make him cost less for his project, and vise versa.

Wang You: I am concerned if we use this kind of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as the way of cooperation, can we receive the same results?
Xu Xiaoguo: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is the concern we all have in this field. But if everyone is working for one thing and this interrelationship starts to occur. When people join in and treat everything, as they own it, there is going to be a new appearance in this field and it is happening right now here in China.

Wang You: So during this incident, you are no longer a painter, instead you control the vibration level of each trumpet. Do you think in such way you can influence both the paintings and their creators?
Xu Xiaoguo: I can control my painting quite well from the paths that I am familiar with, but I don’t do it anymore. If I choose someone who doesn’t really know about my core concept, he will cooperate with me really well by adjusting the sound vibrati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concept isn’t about painting a picture with sound, but to produce confrontation after everyone collaborates with each other. It isn’t a sound piece, neither is a controlled piece or a performance piece of a painting process. It is an incidental piece.

Wang You: There is a majority of sound pieces you have collected for the sound artists to use. What position you have been holding since you started collecting? What is your intension of doing all these?
Xu Xiaoguo: I though about classifying them into different categories, such as noise and human voice, ect. Sounds can be physical, emotional or natural... But I don’t want to want to do it now as I want to collect the sound without any intension. During the 3 or 4 days period, I collect any sound that is interesting to me wherever I go. Even though it is spontaneous, it reflects all aspects of life.

Wang You: Expect all these sounds fragments, we have also designed a sound element that cannot be heard by human ear, this has made a connection to the sonar weapon you have got inspirations from at the start.
Xu Xiaoguo: Yep, sonar weapon has also employed this type of sound, which is below 25 dB and cannot be heard. The sound needs both amplifier and subwoofer to be able to vibrate. It is quite dangerous if this type of sound is too powerful and kept on for a long time. For example, if the sound is above 200 dB, human will die. We will make sound pieces, which will be reconstructed by our sound artists. Different sounds have different lengths, we will edit them into different pieces depending on live situations.

Wang You: The two sound artists are complementary to each other, as they have different focus points. How do they influence each other? Will they both perform at the same time or is there going to be a time difference?
Xu Xiaoguo: There will be time difference. During live, there will be different parts: sound, video and painting. I control the sound output to sound artists. I control and influence them.

Wang You: Let’s talk about the painting itself, you’re quite an experienced painter for many years, both visually and technically. I am curious about how much the sound influences you during you experiment with pouring colors.
Xu Xiaoguo: I like this question a lot. During my experiment I depend on my previous experience. I am not influenced by music, it is more about my control towards the vibrated canvas. During experiment I control the level of the sound, I can control the final result of the image to above 90 percent. Let’s anticipate the live incident on June 25th, despite the confrontation, everyone just does their own thing: the value one presents is what he or she thinks is the most correct, even though others might not always agree with. This is an infinite unagreeable triangle shape. We want to cause this structure to break all the current existing system. We are looking for disharmony within harmony.

Wang You: The makers of the image is another element, the flow motion of the colors is also influential to them.
Xu Xiaoguo: Yes, but the painters won’t interfere with the sound maker.

Wang You: There will be a lot of uncontrollable elements that interfere with our live creation, we have conceptually concluded them as “40 percent uncontrollable elements”. It occurs from everyone’s confrontation against each other.
Xu Xiaoguo: It is because you cannot control everyone’s conscious and values, neither can you control the forms of substances when they change.

Wang You: As a creator, you explain structure from a social science point of view, but during your creation there are also hidden clues. There are many things that cannot be controlled live, so the final result cannot always be as what we expected.
Xu Xiaoguo: We always stay on the original clues and there has to be another clue existing. My core concept is that the original standards and systems of painting aren’t the only thing we can employ.

Wang You: Except those live creations, there will also be 28 little round paintings exhibiting at our opening on July 2nd, this is another part of this game of substances.
Xu Xiaoguo: This painting series is a visual game of transforming substances. Because of their special sequence, they release a fake substantiality to the atmosphere, it reveals the same concept as the sound incident.

Wang You: Their appearances at the opening are also the replay of the concept of substance.
Xu Xiaoguo: Yes, their communications and ideas are the same. On another level, they don’t need to intersect with each other, as they have different communication contexts. This series tells us what we can change are just illusions.

Wang You: There will be an installation piece and it’s more like the remains of this incident or a piece of left over weapon.
Xu Xiaoguo: Yep, actually this piece of work to my understanding is just sound weapon. There are different types of sound weapons. Colors also seem like something quite aggressive. We have made T shirts for the audience to buy, at the end the colors are like liquid transformation of bullets, splashing on everyone. This is like you’ve bought it (T shirts) and you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it. There is consuming as well as anti-consuming, there is also these two uncontrollable energies that restrict each other. For example anti-riots is actually to resist the sound, rebellion of sound is the defense for its ideology. The sound in our conventional understanding towards is different to the sound we use here.

Wang You: We have a booth selling T shirts outside of our live space, audience can buy T shirts and wear them, during the “explosion”, splashed colors will stick to their shirts, in such way audience enter this incident.
Xu Xiaoguo: I like this ides because it actually meets a commercial structure. I would like to use commercial structure, as it is a crucial part in our project, we sell T shirts and make the live incident as an attachment to other physical space, therefore there is the “non-production” concept about this work. T shirts are displaced into other physical space and they become artworks outside of the gallery.

Wang You: We made an agreement with our guests as they can join the painting/splashing process if they want to purchase their final painting. We make our guests into artists through collaboration.
Xu Xiaoguo: It (the collaboration) is legit. Beuys once said: everyone can be artists. We make a judgment of value by using indenture system, the guests have agreed to be used by us, and meanwhile they are finding what’s useful to them as well.

Wang You: I like the concept of “stealing the image” because it’s quite witty. It also stimulates others’ tolerance level, which I find quite amusing.
Xu Xiaoguo: It is a test and a copy of our current society. It is a piece of work during the exhibition and it represents a value outside of the exhibition.

Wang You: Suddenly I think about Water Margin (Sui Hu Zhuan), everyone get together and fight against misjudgments, meanwhile demanding a place that fulfills their substantial demand. So what is your (collaborative) structure and do you think it has been expressed correctly?

Xu Xiaoguo: Our collaboration has this randomness, which is very significant (to this project). I don't want to emphasize too much on personalization, I rather dedicate myself to something that is achieved by a group of people. Like the conversation we are having now is like we are collaborating while fight against each other, which isn't a bad thing at all.

Wang You: Bring out this structure doesn't mean we are expecting to change anything, it is about the occurrence of an attitude.

Xu Xiaoguo: Yep, as an artist group, we cannot keep our confrontation going on forever. This material world cannot be controlled. Like this exhibition, you cannot predict anything, if you are trying to predict something you are already controlled by your own prediction and tricked by a circle that you have designed yourself.

Wang You: The influence of ideology to substance doesn't seem as significant.

Xu Xiaoguo: Yep, because we use sound as the most basic material, however in this exhibition there is nothing can be changed and operated. The value of this exhibition has got nothing to do with cooperative system.

Wang You: Now we already have this sound, telling everyone what to do, there is always confrontation between others and us. I think it is the most interesting part as the final result is the vanishing point of all these confrontations.

Xu Xiaoguo: The occurrence of any new system in painting is the coverage of its original system. We are also reconsidering this concept of "coverage". I am not covering up anything that I don't agree with, I do appreciate other things while walking on a path that belongs to me.

Wang You: What is the reason that you choose to use certain material?

Xu Xiaoguo: I think artists' priority is the presentation of words as artists, this is very important.

Wang You: This is not a conflict to the issues of society, structure and ideology. Its core is the experiment or research you are doing on this project.

Xu Xiaoguo: On a social level it is still about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human beings, substances and structures. I transfer these into an interrelationship of artists, other professions and group collaborations.

Wang You: You use this interrelationship within a group to produce the painting. Can we say that is a piece of new media work as it is created by a type of relationship?

Xu Xiaoguo: Yes. This is created by a type of relationship, it is neither painting nor sound effect.

Wang You: If any type of relationships can be accepted then it is quite pointless, do we need to refine this relationship and focus on something more specific?

Xu Xiaoguo: We are replaying what businesses can bring us to life. We cannot pay too much attention when something intervenes, neither can we not care too much when that happens.

Wang You: Do we need more consideration on whether or not an artist needs to hold a clear position in his realization towards the exhibition.

Xu Xiaoguo: The three projects involved have their specific conceptual clues, as for other projects ideas, they just seemed too brief to be able to join in.

Wang You: Up till now, there are way too many people who is interested in this project, but I have to say that there is a great amount of people is here just for the sake of the excitement as they're curious about what you do. Do you think it is necessary to reinforce our concept to let everyone know what we really want to do?

Xu Xiaoguo: I did care about this last year, I wanted to be accepted badly by a lot of people. But I don't think it's that important anymore as my ideology has changed. I don't think art could change me or anyone else, so I don't think it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o explain to others. We can use other ways to communicate. If audiences react to my work and show their emotions, which shows our work has already influenced them, then we have reached our goal.

Wang You: Now it deals with the acceptance of artworks. What is called a good work? What means a completed work?

Xu Xiaoguo: For example an excellent piece of painting is showing in a gallery and everyone likes it. It's good because the artist puts his devotion into the work. On the other hand, the artwork will be covered with extra value by lots of ambiguous aspects as well, such as the media, the general public and its imagery explanation of second hand and third hand reality.

Wang You: Do you think the concept of such kind of relationship share the same clue as the painting you've done before? Or is there a faultage?

Xu Xiaoguo: I think there are clues. I always think about the "Standards",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surreal phenomenon of the mixture of philosophy, social science and reality, this time it's the same, it is a consideration of the original structure.

Wang You: We have a lot of so called artists who don't like to be called "artists", in our habitual way of talking and thinking, the meaning of "artist" is expanded into infinite boundary. What's your opinion on this?

Xu Xiaoguo: The crucial part is what level has the artist had achieved in his working process. For example I wont call myself an artist if we haven't got much confidence from our working process. This is a high title, but it has been used way too much nowadays.

Wang You: What is your opin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t and business?

Xu Xiaoguo: Usually people's understanding toward business is limited to the result of its model. But in regards to business and its system, they occupy more than 60 percent of the exchange value of social science, they also include many commercial operating systems that most people don't really know about. This value is long term. Since the earliest exchange value till today,

we can see the ultimate auction price of artworks. An artist needs to take such phenomenon seriously and he or she had to join in and use it fairly. If an excellent piece hasn't got a specific exporting path, it can only be a self-indulgent. In other words, if you have commercial success, it means you are accepted by the whole commercial system. Of course there are a lot of hypes, which is also a way to specify commercial values, it is not totally wrong, depends on how it operated. Business is serving for everyone, if we didn't have such system, we wouldn't be able to enjoy Coca Cola and use iPad. If I didn't want to entre this system no one would know what I do. So to be a good artist, he or she needs to communicate ideas well in this system, otherwise he or she can only be a regional artist.

Wang You: which artist has been influential to you?

Xu Xiaoguo: I really like Beuys as well as Andy Warhol. Beuys is more classy, his social behavior and his works have brought out his own unique sensitive cognition. Duchamp's work is conceptual, if I have to choose one of these two artists it has to be Beuys. Andy Warhol is utterly charming, he might be a born king who has not been crowned, and he is also an icon. People with similar interests are usually a group of people. For example all different kinds of people went to Warhol's factory as they were attracted to the atmosphere that Warhol provided. Just this kind of atmosphere nurtured the culture in that period.



徐小国、王尤与绘画组艺术家会议记录

时间：2011年6月4日

地点：徐小国工作室

王尤：咱们大家商量一下，到时候怎么样合作，或者是有怎样的干预会产生，我现在想听听大家的想法。

傅瑶：我要跟焦黎商量一下，我们窃取颜料的过程，也需要你们的配合。因为我窃取的时候，考虑到画面，我要去窃取颜色弹起来它最高点的那个状态，你们到时候也跟我配合一下，给我倒一些颜色之类的。

敖子：我觉得你们随机性特别的强。

徐小国：现场会有一段奇怪的过程——有两个人，偷偷摸摸的抬了一块板过来了。这本身就对所有参与者是一种干预，他们抬着亚克力板往前走一步都会干扰在场者，也许敖子就没法画画了。

傅瑶：我们在窃取削弱你们的东西。

敖子：我在想3个小时可能会长，毕竟从展现的形式、媒介讲，它是画布。观众对它的兴奋度会不会随着时间抵消。

徐小国：这问题提的很好，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的，这次项目是很严肃和学术的一次事件，如果是严肃的考评学术性的话那么只能放弃观者的体会。有观众也好，没观众也好，我们在3小时内只能想办法把项目的出发点阐明清晰并达到一种期待的极致，观众能不能受得了我们无法给与帮助。我们只有认真完成项目的初衷这样才是对观者最大的尊重，这样看其实什么时候结束已经变得不重要了，但是我们有时间的底线那就是3小时，3小时为界限是什么样就什么样。

敖子：你肯定有一个参考值，你时间的概念是从哪来的？肯定有一个最初的动机。

徐小国：这个过程挺复杂的，这3小时也是从实验的感觉上来的，其实就这么小一个画，画完可能是10分钟，20分钟，这是我完全控制的，我也可以控制音量大小。但是换成大画布并有这么多人一起完成就要讨论一下，如果你收到干预的反应是什么样的，怎么去解决，这是最关键的。绘画组的每个人对画面都有控制。怎样控制，怎样合作？3小时可以无限的玩，有可能3小时玩不够。我们都知道，画画里任何颜色经过强烈的混合，都会融合成黑或灰色。

王尤：我们会提供20或26种已经稀释好的颜色，咱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是大家怎样在这个画面上合作，例如所有人一起上或是某个时间段独立出现。

顾亮：我觉得是这样，每个人都是个体，但不是纯个体。每个人在角落自己控制绘画，如果声音对我产生影响而使我对画面控制不下去，这时我突然看到敖子的画面，我可以选择借用，敖子可能也又给纠正回来。所以不一定合作，也不一定不合作。所有的人都是自由的，想怎么做怎么做，但是在我破坏你的时候，你的抵触只能用你的颜色去表现，用画布去体现。但是二或三个人一组，分时间段，这样可能会达不到自由创作的感觉，可能会受限制。

王浪：讨论这个问题的关键点是关于这个概念。声音是一种意识形态，我们生成的环境和背景也是意识形态，我们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中，要不要有秩序？这个秩序由谁来制定？它是不是体制？假如没有这个秩序，我们就凭借自我、人性碰撞，会是什么样的结果？有可能是好的，是种相互默契；有可能是种冲突。是否要事先安排这样一种秩序，是和作品观念的呈现是有关系的。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否要说好有一个大概的框架，自由的范围有多少，界定的范围有多少，还是干脆不要这个界定。我们要把这个概念澄清，然后决定应该怎么做。它引发的概念是一个体制的作用。

王尤：所有的交流要在画面上体现，除画面外不能有任何语言和肢体语言的交流。

敖子：这个作品魅力在于它在对抗和消解中的不可预知性。刚才王浪提出的问题，也是作品的核心，有没有秩序？可能有，但我们是在秩序中寻找自由。

王浪：意识形态上的一种体制或构架，有可能是不和谐的，它会制约你，也会给你一定的权利。在实际上是我们的生存状态。作为一个艺术家面对画布时，实际上更多的是面对的自由，



面对这世界，找到一个自我定位。当大家共同面对这块画布时，这就成了大家的空间，这和你自己在家创作的感觉是不同的。在社会中，公共场所中，你的生存状态如何、你怎样进行情感的流露、你是如何行动，这实际上和你的生存方式是有关联的。

徐小国：王浪说的特别准确，他从宏观的角度把这个项目理解的特别透彻。比如说，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块画布，但它在抽象的概念中不只是一块画布，它承载的是声音，而声音承载的是现实生活。从现实中采集的声音碎片，组合之后反应了复杂的现实生活，是一个时空的概念，也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概念。当我们绘画组面对这块画布时，每个人的情感就会被它带进去，就不会按照常规的作画方式去画一张画，情绪会随着各种现实声音而改变，当面对这块画布时，它已经不再是一张画了，作画的行为过程包含破坏、对抗、合作、消费，和反消费等等，绘画过程和自然人在现实世界生活的复杂性相吻合，因为这块空白画布就是现实世界，为什么叫“降噪”，就是这个道理，把你在现实世界中的对抗、愤怒、妥协和你所有的感受，用这块画布留下一个痕迹。这样一说，大家可能更明白这个项目的强度在哪。

敖子：我觉得还应有规则，因为每个人在和表达和消解之中发生关系，比如说一块画布，我们5个人，声音在干扰，如果没有规则的话，结果自然而然发生一种咬合。规则的产生是刺激对抗和约束对抗，这样它的暴力程度可能会更加强，更好玩。而且本身我们生活的世界是有规则的。

顾亮：你在现场任何事情都是不可预定的，所以你的规则很难去制定。我的感觉还是自由一点。一个人可以，去破坏别人也可以，以这种状态来做。

王浪：比如说我们5个是共同参与和对抗，这个概念我们没法确定。我们要有一种游戏规则，假如说某人在某种情况下，冲突的界限过了，界限我先虚拟，我们会有赏罚制度。比如说每人有几种颜色，你犯了我一条规，就抽掉一个颜色，你使用颜色的权利范围就缩小了。这相当于法律了，有这种功效。我们可以自发的，共同营造一种公平的环境，它是概念中的一层的元素。我们之间存在赏罚制度。

敖子：我们有20多种颜色，假如你只能用5种来进行创作，因为你在抒发自己的情感而侵犯别人时，实际上你在消费，那你过分消费，你会损失的，公共资源不是你随便挥霍的，这才构成一个集体的意义。要有赏罚的制度。

徐小国：这很有意思。绘画组就是要自己产生对话和方式。那天我们声音艺术家也在对抗以及合作，他们有个体的特性和价值取向，他们不干预你们，但在现场，他们会相互抵消，比如说我用一个人的声音时另一个人会有反应，也可能某一位声音艺术家会放下自己的价值观而屈从与之前一个人的来迎合我，或者反其道而行之，他们间会有特别强的对抗。这次谈话能否谈出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要有鲜明的个人特征和价值表达，从而在项目过程中清晰自己的行为过程。

王浪：我们从另外的一个角度，从一个观众、阅读者的角度看这个作品时，他怎么理解这作品，假如没有这些制度，他们会觉得我们只是各做各的。假如我们有赏罚的制度，他们会阅读，更容易去解读这个作品，容易理解它的意义。这种行为方式是一种语言，它在演绎一个社会、一个群体生存的状态、规则、退让、和谐和冲动的可能性，我们的空间里只有靠这种方法生存。

徐小国：我一直也预想那天的最终画面。一开始每个人都会选择一块最合适、舒适的地方，在不同区域，每个人会泼洒自己喜欢颜色，之后颜色会慢慢流到中间，这时画面是分裂的，大家可能还沉浸在分裂的状态中，自己弄自己的。比如说敖子想画抽象，顾亮想画具象，之后会发生什么我们都无法预料。

敖子：其实还有一种玩法。比如说4个人，4个角，再安排一个可随机进入的侵略者。每人在画自己的画时，有侵略者进来，闹事。可能有人喜欢跟他合作，有人会讨厌他破坏秩序。侵略者在破坏秩序，你们在制造秩序。

徐小国：我很赞同敖子的概念，现在进入下一步，你们5个人，谁愿意做这个角色？



王尤：呵呵，这个大家都愿意。

徐小国：开始的时候有侵略，最后可以没有侵略，不要固定在一个模式中，可能一个小时后一个人与另一个人达到了默契，一起去画抽象了，也有这种可能。

王尤：或者这时候有人在侵略下难以守护自己的领土，也许他会放弃，也做自在的侵略者去了。

馀子：这跟社会形态有关。

王尤：开始可以从这种制定里面先进入，最后大家受到干扰后，可以发散开。

傅瑶：把你俩的概念做个结合，比如说他的侵略是有限制的。他的方式、颜料、工具是有限制的，他们不可胡作非为。

馀子：不同意，比如说4个角，我们有一块地，我们规划这块工地建设和经营，然后一个入侵者不停的折腾，每个人的反应都会不一样。还有你对入侵者能有什么要求呢？你不能要求他。

庞茂举：侵略者的身份是限定的还是可换的？

徐小国：可以设定成前40分钟，侵略者进行侵略，到后40分钟可能会发生角色变换，大家就需要换位。我们的宗旨不是无休止的破坏，因为这里面有各种感觉，可能会和别人产生很好的合作，也可能是合作之后再被破坏，也可能是入侵，也可能是制约等等。

馀子：在对抗和消解中产生新的。

王浪：我感觉他（徐小国）的角色有点像上帝的角色，在打得不可开交时，他控制场面。

徐小国：虽然我是控制音量，声音等环节，但我也会有对抗及合作，比如睦琨给我的环境音乐非常压抑，我的身体会让我感到压抑，我会把音量推到最高点，于是给你们产生麻烦。再比如我看馀子或顾亮画的很好很舒服，我也沉浸其中，可能就不推音量了，可能在半个小时中会控制音量让你们安心作画。

顾亮：但有时候侵略者会破坏你心中美好的东西。这也是一种对抗。

馀子：现在有两个声音，一种是顾亮的观点的自由创作，一种是入侵者。侵略者的概念像条线索，空的画布在进行创作前，谁都不拥有它，创作经营之后，在你产生拥有的概念之后，入侵者才会入侵。

顾亮：入侵者是否要固定？

徐小国：要固定，我们先选一下吧，我的意见是让茂举来做这个角色，他在前40分钟是入侵者，因为他有冲动的性格也有融合的状态。

傅瑶：我们偷画组去偷时，你可以阻止。比如当我们上去时，声音瞬间停了。我们的规则是在颜色弹在空中时去偷，声音停了，我们也偷不了。我们可以这样反反复复，观众也会发现我们的举动。

馀子：个人觉得，既然这个概念是偷，它有学术上的状态，在很多人不知道的情况下发现新的概念，有序列性，是身体语言，也有强烈的生理性。不要把你们的概念说多了，多说会曝光了。还有千万不要配合，只有你们俩之间的配合。

傅瑶：不会配合。我们偷的概念和你们的是两个独立的概念，不会告诉大家怎么去偷，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焦黎你把偷画的概念叙述一下吧。

焦黎：这概念很简单。不管是摄影还是摄像，都只是看得见摸不着的过程，没有具体的成品出来。我们在颜色达到最高点时记录颜料的行动，把它凝固住。这个作品是大家的合作状态，只有开始和结束，任何过程不会停留变成具象的东西。那我就用这种方式把它具体化。再说到其他的，有个问题是，大家都爱讨论结果。有句话是“背上行囊，胜于抵达目的地”，其实“背上行囊”的过程比“抵达目的地”更美好。尤其是通过很多手段，没到目的地时你对它也看得差不多了。

傅瑶：我们把中间的一个过程停留。声音不能停留但是绘画能够停留，当然这只是展览中很渺小的一部分，但我们可以把它的概念偷走，然后一次次削弱。

焦黎：不管是什么状态，你预知“上帝”在想什么，你才能偷走。在我眼里不会看到你们干什么，我只跟着过程发生关系，至于你们爱干嘛干嘛。

顾亮：你们要把握“上帝”的情绪。

焦黎：其实所说的“偷走”，只是一个词，实际上这是截取的概念。

王浪：你们没必要对画面负责，这也是无法控制的。

傅瑶：虽然是偷，但是也得有点规矩，不能瞎偷。

焦黎：为什么是最高点？其实这个过程之前的准备是为了最高潮的到来。

王尤：现在讨论怎么合作，刚才谈的是对抗，入侵。

王浪：个人来说，在我面对一个时空时，合作和对抗没区别。对于最高潮的时候他们去偷，其实什么也没被偷走。这些不是最真实的东西，只是感官所看到的。真实的东西一直存在，永远少不了，我在这个过程中像面对每天生活一样，以我的心境面对世界，更多的是返观源头，我所能看到和所能听到的能动的源头。声与声之间的寂静是最真实的东西，那东西不属于任何人，其实也属于任何人，谁也偷不走。入侵者可以任意泼，但“我的”虚空没丢失。这是以个人心境对应的3个小时，也是每个人以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面对的3个小时。

馀子：我个人认为不存在合作的问题，咱们商量好，怎么玩也是合作，为什么不是呢？因为你们在合作时已经互相消解了，这个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它会产生不可知的结论。所以它的魅力在这。我不认同合作不合作的概念，因为这个作品的结构它像历史，它截取了历史的片段，碎片，通过绘画、声音和画布等记录下几秒不到的短暂的真实体现。所有都在现实中一次次的消解掉，像尘埃一样。

顾亮：5个人在一块画布上，它本身就是合作。我会根据自己的情绪来对待这种合作。以我的性格，我可能会成为保卫者或成为侵略者。因为是在一块画布上，所以每个动作都可能是合作，这种方式是很自由的。

邬泽峰：怎样都是合作，大家都不知道结果。不管是什么方式，这个都是合作。

庞茂举：它的流动性比较大，在过程中，控制比较难，在流动过程中都会有合作、对抗，在你听到声音时，不会安静的作画的。

顾亮：开始可能你给自己一个范围，在颜色都铺上后，你的范围可能会变成3米乘3米5。我可能会把馀子看成是我的画笔，这是他成了我的一个工具，我会有意识无意识的去控制，根据自己的心理需要，现场来作。

庞茂举：当颜色铺上后，你会有加入的冲动而产生合作。

顾亮：有可能对别人是破坏，对自己是合作。这时，某种概念会消除我的小我，我们无法逃避现实，只能去面对现实。

王浪：一个消除自我中心状态后，呈现出一个更大的“我”的生命状态。

徐小国：这一题完了，下面另一题。现场过程可能2个半小时就完，可能3小时，你们认为多长时间？毕竟是在画一张画，什么时候是完成。

王浪：我觉得咱们可以陆陆续续的完成，不一定大家一起结束。

馀子：有好多种假设，比如我们玩得高兴，可小国觉得晚了，他就突然停了；还有一种，因为人体力是有限的，大家都有画画的经验，当大家都疲劳了，会有一个预估值：还一个，比如说5个人，2、3个先撤了，这也是一种。

邬泽峰：可以象篮球的24秒，进攻时间是固定的，但是快结束有一个读秒，这样的话自己有的把握，有个倒计时的过程，有个余地，别真画着画着就停。

徐小国：这个挺好，我可以在最后10分钟时把声音降下来，给大家一个3小时完成的提示。

顾亮：要根据现场气氛，大概时间小国你把握。而我们的状态是用声音调节起来的，更多的根据声音变化，当它慢慢停止，到结束了，我们的情绪也会越来越平静。如果没有声音的刺激，我们可能就没有状态。其实大家的情绪是由声音带动的。

王尤：有一个问题，我感觉最后画面效果出来，没有个人特色，由于干预太多，看不出特色，我相信在常规的创作中5位艺术家都有自己鲜明的价值观和创作特点。那么5





位艺术家怎么体现出自己的特色呢？

徐小国：刚才提到的合作概念，最后画面肯定是分裂的，每个人价值观都不同，在所有的对抗合作过程中，也存在着妥协，怎样在妥协和对抗的角力中表述你的价值观，这其实是摆在每个人面前的一道难题。

王浪：关于VIP自由人的概念，我们做为艺术家的身份如何去确定，因为面对这样的境遇，自由人和我们没有什么区别。艺术家和非艺术家的概念无法确定。

馥子：至于王尤所说的画面最后会产生特点这块，我认为它不会有特点。它是由不合作而产生合作的结论，所以不可能产生一个很明确的特点，它是一个集体的东西。

王浪：这里不存在风格，这个概念它不能成立，它不是绘画，它更多是你的行为方式的呈现，你的脾气、愿望、与现实的冲突或妥协等行为方式的痕迹。它是一个现状，不是一种风格。

馥子：大家表达的还是挺清楚的，并没有跑题。

徐小国：其实今天讨论的问题就是每个人应该把自己的价值观说出来，让自己了解自己从而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顾亮：我们参与进去后，不可能会出现很多的风格。在过程中，有很多矛盾的碰撞，最后统一到灰色中，不管什么个性，最后被淹没于灰色中。它的概念是最重要，画面效果不是特重要。

馥子：肯定会发生一个结论，你不可能和他一样。第一是不是艺术家已经没有意义了。第二，一些习性上，我们的出发点及手感跟VIP的同志们肯定会不一样，所以产生的结论一定会不一样。它的不可预知性会很好玩我很期待。



Xu Xiaoguo, Wang You and Paining artists meeting minutes

Time: June 4th 2011

Location: Xu Xiaoguo Studio

Wang You: Let's talk about how are we going to collaborate and what kind of interventions would happen during the process.

Fu Yao: I need to discuss it with Jiao Li. We need your cooperation while stealing the paint. Because when I am stealing it I need to consider the final image. I want to steal the colors at their highest point so I need your cooperation such as pouring some colors for me.

Fu Zi: I think your guys are very spontaneous.

Xu Xiaoguo: I imagine it is a strange process as the two of them sneaking in with a piece of acrylic sheet and enter the scene... Every step they take could be an intervention itself.

Fu Yao: We are stealing and weakening your things (painting).

Fu Zi: I think 3 hours might be a bit too long, because we use canvas as the form as well as the media. Will the audience get less excited as the time passes?

Xu Xiaoguo: This is a good question, I think this project is very academic, we will have to compromise some audience's "excitement" for other serious appreciation. It doesn't matter if there is audience or not, we need to analyze our concept clearly to the maximum. The highest respect we can give to our audience is to complete this project properly. 3 hours would be the longest though.

Fu Zi: You must have a reference value and an initial motivation (for the 3 hours), where does your concept of time come from?

Xu Xiaoguo: This process is quite complicated. The concept of 3 hours comes from my previous experiments. In painting crew everyone has their own way of control towards the image, the most crucial thing is how to control and how to collaborate. During the 3 hours we can do it to the maximum. We all know during painting, all colors will turn grayish and blackish if they've been mixed too much.

Wang You: We will provide 20 to 26 types of premixed and diluted colors. Now we need to talk about how we collaborate on this image, is everyone going do it at the same time or does certain person do it at a specific time?

Gu Liang: I think everyone should be individuals, but not purely individuals. Everyone controls their own corner. We can choose to collaborate or not to because everyone has the freedom to do whatever they want, but if I ruin your painted corner, the only way you could defend is by using your colors on the canvas. There might be limitations if we are divided into groups and planned to do it at certain times.

Wang Lang: The crucial discussion point is about the concept. Sound is a type of ideology, so is the environment we grew up in. Under these ideologies do we need to have any orders? Who makes these orders? Is there a system? If we didn't have such orders, what the results are going to be? It could be good as we may develop deeper understanding towards each other, there could be conflicts as well. We need to know if we are going to make an order or not to, as it relates to the concept of the work and its representation. We need to make sure if we need a rough framework and the boundary of freedom.

Wang You: There shouldn't be any other form of communications other than the canvas.

Fu Zi: The fascination about this work is the uncertainty occurred from confrontation. The question Wang Lang brought out is also the core concept of this work. Are there any orders? Maybe, but we need to find freedom within orders.

Wang Lang: A system of ideology cannot be harmonized sometimes, it limits you and gives you freedom at the same time. It actually is our living condition. When an artist is facing the canvas, he is facing his freedom and finding a position he stands in this world. When everyone is facing this canvas, it becomes everyone's space, which is very different to creating artworks on their own. Your social behavior is connected to your lifestyle.

Xu Xiaoguo: Wang Lang had a really good point, he analyzed this project from a macroscopical perspective. For example, a piece of canvas isn't itself in an abstract concept, it carries sound and sound carries reality. The sound fragments I collected reflect the reality, it is the concept of time and space as well as ideology. When painting group faces this canvas, our emotion will change as the sound changes, the process of painting includes destruction, confrontation, collaboration, consuming and anti-consuming. We are leaving traces on the canvas.

Fu Zi: I still think there should be rules. This world we are living in has rules itself. Interrelationship is built through our communication and confrontation. To make rules is to stimulate and limit confrontations.

Gu Liang: Everything is unpredictable live, so any kinds of rules are hard to establish. I think we should have a bit more freedom.

Wang Lang: We are going have a game rule, such as having a system by offering prizes and



punishments. For example, everyone has certain amount of colors, if anyone breaks the rule he will have to get one color removed, it is like law for creating a fair environment, which is also one element in the concept.

Fu Zi: We have about 20 types of colors, the communal resources can't be wasted, so we need to have prizes and punishments.

Xu Xiaoguo: This is very interesting. The other day the sound artists were also talking about confrontation and collaboration, they wouldn't interfere with other artists but they dispel each other. It doesn't matter if we can't figure out certain solutions in this meeting, but we need to clarify our different values in this project.

Wang Lang: How is this work going to be interpreted when our audience sees it? If we had our rules, it would be a lot easier for them to read our artwork, to understand its significance.

Xu Xiaoguo: I have been imaging the final image on that day. Everyone will choose wherever they feel most comfortable to work with, they will pour whatever colors they prefer, and the image is however divided into different sections. We just can't expect what is going to happen.

Fu Zi: There is another way. We will have a random invader who creates conflicts to everyone. You make the rules and the invader breaks them.

Xu Xiaoguo: I agree with Fu Zi. Okay, now who wants to be in this role?

Wang You: Ha ha, we all want it.

Xu Xiaoguo: There will be invading at the start, but not till the end, we don't have to limit ourselves in one mode. Everything is possible.

Wang You: Someone might not be able to defend the invader, so they give up and start to become invaders too.

Fu Zi: It relates to the social form.

Wang You: We can use it at the start till everyone is interfered.

Fu Yao: What about combining these two concepts together as we make limitations for the invader too as they can not do whatever they want.

Fu Zi: I disagree, because everyone will have different reactions to the invader. You cannot demand what the invader does.

Pang Maoju: Is invader's identity changeable?

Xu Xiaoguo: During the first 40 minutes, there is invading, after that we might change our roles.

Fu Zi: The "new" comes from confrontations and dispelling.

Wang Lang: It's like Xu Xiaoguo plays the role of god, as he controls the whole scene when there are conflicts.

Xu Xiaoguo: Even though I control the sound, I still have the chance to collaborate and to defend, for example Mu Lian gave me a very depressing piece of music, I would want to turn the volume to the highest to cause trouble for you guys, on the other hand I might not change anything for a period of time just for you guys to paint.

Gu Liang: Sometimes we can destroy something beautiful, which could also be a confrontation.

Fu Zi: We now have two opinions, one is Gu Liang's creation by freedom, another is the invader. The concept of invader is like a clue, no one could invade an empty piece of canvas, it is only possible after it's been created and managed.

Gu Liang: Who exactly is the invader?



Xu Xiaoguo: I think MaoJu's personality suits this role quite well.

Fu Yao: When we steal the paint, you can actually stop us. We can play this over and over again and the audience would notice after a while.

Fu Zi: I don't think it is a good idea if you talk too much about this concept of "stealing", otherwise you will expose yourself. On the other hand, do not intentionally cooperate with the rest of us.

Fu Yao: No we won't, our "stealing" concept is completely different to yours. We won't tell you how to steal because we don't really know ourselves. Jiao Li can you talk about our concept a bit more?

Jiao Li: It's quite simple. We want to freeze the colors at their highest points. There is neither start nor end to this work, because no process can turn into physical things. There is a saying: "carrying on the backpack is better than reaching the destination". Sometimes the "process" is more amazing than the actual "result".

Fu Yao We want to freeze a process, which is a very small part of this exhibition, but we can steal this concept.

Gu Liang: You need to know really well about "god's"(Xu Xiaoguo) emotion.

Jiao Li: This so called "stealing" is only a word, it is actually the concept of interception.

Wang Lang: You don't have to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final image, as no one could control that.

Fu Yao: Even though we are stealing, we still need to have some rules.



Jiao Li: We prepare everything for the climax.

Wang You: Let's now talk about how to collaborate.

Wang Lang: I personally think there isn't much difference between confrontation and collaboration. They (Fu Yao and Jiao Li) are stealing the "highest" point of the paint, where actually they didn't steal anything. The real things always exist. During this process (of this project) I face the world with my mind,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the headstream that I can see and hear. The silence between sounds is the most realistic thing, which doesn't belong to anyone yet belongs to everyone at the same time. Invader can do whatever he wants but I am still myself. The 3 hours that everyone spends is a time period for them to face their own values.

Fu Zi: I don't think there is the issue with collaboration, because the structure of this work is like history, it intercepts different parts of history and represents the fragments of reality in a few seconds time. All these fragments are like dusts, dispelled in the reality at the end.

Gu Liang: 5 people painting one image is collaboration itself. I will treat this collaboration depending on my emotion as I might become both invader and defender. Because it is done on one piece of canvas, so every single move could be considered as collaboration.

Wu Zefeng: It's all collaboration, no matter what you do, how you do it.

Pang Maoju: When you hear the sound it's simply impossible for you to paint in peace. There is always collaboration and confrontation, when you hear the sound, you can't just paint peacefully without being interfered.

Gu Liang: At first you need to give yourself a boundary for your creation, when you have started painting, the boundary might expand, I will control (my movement) depending on the live situation.

Pang Maoju: You would want to join in and collaborate after the colors have been painted.

Gu Liang: Some might think it is deconstruction, but to us it is collaboration. Some concepts will eliminate our selfishness as we will only have to face the reality.

Wang Lang: As we eliminate the selfishness, we will able to transcend ourselves into a new spiritual level.

Xu Xiaoguo: Next question, when do we need to finish this work?

Wang Lang: I don't think we have to finish at the same time.

Fu Zi: There could be a lot of possibilities, for example we are having fun but Xiaoguo thinks it's too late so he stops, or everyone gets tired at the same time, or some people leave at first.

Wu Zefeng: We can consider the 24 seconds (shock clock) at basketball matches: we have the count down time when it almost finishes.

Xu Xiaoguo: This is good. I can turn down the sound at the last 10 minutes, indicating the end of the 3 hours.

Gu Liang: It all depends on the live atmosphere, Xiaoguo you control the timing. Our emotions are stimulated by the sound when it changes.

Wang You: I feel that there aren't any personal styles on the painting when they finish. Because there are too many interventions and it's going be hard to differentiate different artists' styles.

Xu Xiaoguo: At the end, the image is definitely going to be an abruption. Everyone's value is different, during all the confrontation we experience, there is compromise. How to express your value through compromise and confrontation is actually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Wang Lang: The concept between artists and non-artists is very ambiguous and it is hard to define. As artists ourselves, do we have different identities to the VIP guests? How do we define our identity?

Fu Zi: In regards to Wang You's question of the style of the image, I don't think there is going to be any styles, it is a production from a collective.

Wang Lang: Style doesn't exist, it isn't painting, it 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your behaviour, your emotion, your expectations as well as the conflict you experience with reality. It is a reality not a style.

Fu Zi: Everyone's opinions are quite clear. We're still on track.

Xu Xiaoguo: Actually the point of today's discussion is everyone should speak out their values, in order to make sure they know what they want to do in the project.

Gu Liang: After we join in, it is impossible to have a lot of different styles. During the process, there will be conflicts, at the end all individuals unify into grey. The concept itself is quite important, the imagery effect isn't as crucial.

Fu Zi: There has to be some conclusions, you don't have to be the same as anyone else. Firstly it doesn't matter if you are an artist or not, secondly, our painting habits are definitely different to our VIP guests, so our conclusion would be different too. The uncertainty about this work is very exciting and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it.

徐小国、王尤与声音组艺术家会议记录

时间：2011年6月9日

地点：桂杨帆工作室

陈睦珩：作为听众，听过声音效果后，大家先判断一下有没有乱的感觉。现在需要大家的意见。

王尤：从这个问题出发，我觉得现在没有乱的感觉，前40-50分钟虽然很丰富但是插入了太多节奏性的声音碎片。50分钟之后有一个风格上的变化，节奏不那么明显，声音碎片构成也不太一样。我的感觉是节奏占有的时间段略长，中间是否可以插入些其它感觉的声效，或者是一些轻柔的声音，甚至曲子一样的声音都可以插进来。

陈睦珩：会有各种感觉的声音段落穿插进入。现场我们用耳麦进行交流，当我觉得这部分需要降下来时，会给桂杨帆示意让他那边一点一点往下退，而同时我这边会渐渐加入较轻的声音，肯定会有起伏变化。

桂杨帆：刚才给大家展示的不是最终效果，现场肯定会变换，不管是对我们来说还是观众来说始终很强烈的声音是不好的。因为不管是一个项目还是一个展览，这都不是一个真正的演出。

王尤：现在可以想象前部分肯定会特别high，但这样持续的high后面就会疲倦。我们能不能让高点更high，弱点再减弱，把感觉拉开，落差大一点，就会更丰富。

桂杨帆：我们会控制现场的氛围，当我们知道观众需要兴奋的时候会给睦珩一个有提示性的声音，然后我们一起配合。现在毕竟不是现场，可能现在觉得做的不够，但也许到了现场又会觉得有点多.....有很多我们预料不到的效果。而且有的时候还要跟小国和绘画组方面来配合，我们只能给出一个大的氛围，但肯定每一遍都会是不一样的，可能我这次觉得加这个电锯的音色好，下次加个气枪也不错，没有一个绝对的限制。

王尤：现在我觉得这种感觉挺好的，还有一点我想知道，两位艺术家是怎样分工的。

陈睦珩：之前设想的是桂杨帆做动的我做静的，但后来发现这样就有些刻意了。其实他也可以做静的我也可以做动的，所以我们就决定在现场即兴发挥。小国那边采集的声音有100多条，但低频的不是太多，大多是中频和高频，因为中高频没有很强的振动强度，所以我们会加一些别的素材进去。开始我们也计划过加入一些成型的音乐，但试验后发现这样太死板，后来我提出了一个更简单更灵活的方法，就是即兴：首先我和桂杨帆之间如果存在互动，现场就会有很多未知性，相反如果是经过周密计划的排演，我们就可以轻易预料到现场的效果，那样不是很有意思。

徐小国：现在这种效果，已经达到对声音概念的理解。我能感觉到一种虚幻在现实中的呈现，声音在无限放大之后所呈现出的社会问题或社会状态都浓缩到这个声音作品里面——很多种情绪，很多种声音的叠加之后产生逃离、虚幻，造成现实和虚幻的并置，这点是我觉得非常好的，这也出乎我的意料。要调整的方面是：第一，你们两人的合作方式。起初我们商定的是一个人做一段，我在这边给你们产生角力的基础，干扰你们，让你们产生不悦，然后干扰别人，或是改变自己的价值观去协调。今天我发现你们两个更多的是在一起合作。合作就给人一种很安稳的感觉。但我觉得还是需要一种对抗，这种对抗可以很灵活。举一个假设，我们可以完全不协调，可能没有节奏了，协调性就不存在了，根据你们两个声音的对抗，声音的吵架，更能体现出现

实的复杂性。有20分钟让人感觉是无序的，这样可以在声音、绘画各个方面演绎的非常丰富。画面不好看，都是其次。我和绘画组艺术家说过，当他们面对这个画布的时候其实不是在画画，画布就是一个现实世界。第二是具体的声音。比如电锯的声音，不加任何处理，再加入一些迷幻的声音，让它有一种距离感，让声音的现实性和虚幻性拉的更开。加入这些在其中会更好。

桂杨帆：因为调音台电频总数是固定的，如果我们两个的声音同时出现在调音台总线的时候，如果他的声音达到50%，那么我的声音最高也只能达到50%，因为声音的总量是一定的。除非他能突然降到10%，我升到90%。这个存在技术问题，我们只能切换声音的比例。

徐小国：有时候不一定是音量的较量，可以一个人给一个电锯的声音，另一个人给一个水声，两个人互相对冲。虽然声音听不见，但行为是存在的，只要行为存在就可以。

桂杨帆：我们还是要回到现场，如果噪音和乐音重叠起来，噪音肯定会压过乐音。观众在参与的时候是不知道这个观念的，我们不可能在对抗的过程中给他们解释什么，我们只要通过声音和视觉把他们吸引过来，让观众觉得有意思，不能让对方感到不舒服。这种制造出来的不舒服要让观众明白我们就是故意制造的。

陈睦珩：我们如果考虑到整个展览现场的演出效果，就应该在意观众的感受，要让观众听懂、明白，这样他们才知道你在干什么。这次“降噪”的观念我们都知道，但观众并不一定知道，现场听觉如果



过强的话对观众一定是个折磨。而噪音并不意味着难听，噪音里面也有美学存在，有些人把研究噪音作为终生的课题。噪音也可以转化成美的声音，就看人怎么去利用它，无论什么方式的现场最终还是要回到观演感受上。照顾到这些，我们的观念才得以呈现，观众参与进来也更容易理解，这个是很重要的。毕竟这是一个现场，不是以文字形式呈现给大家的。

徐小国：这几天的讨论我们都是在考虑现场的气氛、观众的感受，考虑的绘画组、技术和感觉，这些都很好，但关键是我们怎么样把这几个环节考虑进去。绘画部分我们商讨过，简单介绍一下。在前40分钟他们每个人负责一个部分，不干涉对方，但在这40分钟里有一个介入者，他会不停的破坏，干扰他们的画面。在30分钟之后我们的音乐开始对声音组进行干预，这个时候侵略者变成画者，五个人产生相互的干扰。

陈睦珩：就算有不能自己完全控制的方面，也要有相互配合的意识。到最后应该有一个主线存在，就是要建立一个体系，环节之一的“偷画”也是为了某种建立。

徐小国：我们最后还是要落实一个降噪的概念，要履行这个降落的痕迹。我们安排3小时的绘画时间，如果泼画组的艺术家觉得2个小时的时间够了，他们就可以自动撤出。还有一个情况是大家都没有画够，那3小时的时间就是结点。在最后的10分钟我会用调音台做一个拉

低声音的示意，让大家知道还有10分钟的时间。最后的一刻所有的声音全部降落。这十分钟给大家一个预想，怎样把最后的合作做完。

王尤：刚才我作为一个听众去听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细节：最初的声音安排是有一些想法在里面，比如飞机降落的声音之后加了狗叫的声音，那个非常巧妙，但有很多精心安排过的声音都没有太听出来，能不能把这些声音做的更多一些，或者更明显让大家更能够体会到。因为现在给我的感觉是虽然安排了但很大一部分是即兴发挥，显得过于随意了。

陈睦珩：这可能不是即兴这个方式的问题。我和桂杨帆是第一次合作，在展览开幕之前我们也会有多次的排练，让彼此更默契。现场有3小时，我们的起落大概有一个时间段，比如20分钟的起，然后落10分钟，但并不是那么死板的规定一个时间，这个就是我们之间的感觉，现在我也还在搜集素材，最后把所有的素材搜集完之后，我们再次合并时会把所有的素材灵活调用。对我们来说即兴就是在现场操作方面的的熟练程度和默契程度。声音在这次展览中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肯定会在之前做大量的工作。

徐小国：刚才在听了声音艺术家的讨论之后我也觉得噪音的美感确实是现实存在的，但我想强调的一点是，我们应该保留一部分最原始的声音，不经过处理的声音，比如三里屯的声音.....让人听到后感觉到现实的纠缠和痛苦。

桂杨帆：我们在接下来的排练中会考虑把这个加进来，并尝试加入到什么样的时间段更为合适，它出现的方式和结束的方式。通过越来越多的排练我们都会清楚应该最终呈现出的效果是怎样的。

王尤：前面我们讨论“进入”时候的声音，两位艺术家是怎样设计的。

陈睦珩：这段会有时间安排的声音或音乐，我们的建议是慢慢渐入的方式，使用较缓和较轻的声音。暂定为10分钟，然后根据现场情况做增减。我先在里面铺垫一个基调，在开始后的某一时刻，桂杨帆会加入一些小国搜集的声音素材，对我进行破坏，但这种破坏是一种和谐的破坏，他会选择合适的声音进入。

王尤：前面的10几分钟之后还需要实验，如果有必要的话甚至可以延长到20分钟。

徐小国：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20赫兹的声音元素。在23号左右我们就可以在喇叭上实验，我的建议是这个在30分钟后出现。从一个平缓进入，到一个最高点，再到一个平缓到完全安静，安静的时候绘画组艺术家和观众都听不到声音但能感到身体的强烈共振。我觉得两位还是要做一个音头，5分钟左右，时间太长的话人的身体会接受不了。

桂杨帆：我们可以做一个频率很强烈的声音，之后一直振动。在这个基础上也可以做一个奇怪的音色。

徐小国：这段期间对所有人都是一个身体上的挑战，比如绘画艺术家在感受到的时候也许会放慢绘画行为。也可以考虑做一个心跳的声音做为音头。全白的展场和共振的身体也许会让观众和我们受不了，但现实世界就是这样充满了刺激，挑战，妥协等等。

桂杨帆：大概2-3分钟的时间就可以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这个不是听觉和视觉的事情，而是身体的共振，所以这个需要现场尝试。

徐小国：音响都有加固，而且里面会有一个木块加固。我在做画框的时候里面也加了铁板。现在这是最可行的办法。



Xu Xiaoguo, Wang You and sound artists meeting minutes

Time: June 9th 2011

Location: Gui Yangfan Studio

Chen Mulian: Let's listen to the sound effect as audience and discuss if it's chaotic.

Wang You: I don't think it feels chaotic, during the first 40 to 50 minutes there is a great variety of sounds but there are a bit too many fragments of sound rhythms. After the 50 minutes there is a change in style, the rhythms aren't as obvious, the structure is different as well, but I think it's a bit too long, can we add some other sound effects or something gentler like musical pieces?

Chen Mulian: There will be different kinds of sounds pieces. We communicate through earphones live, I will indicate Gui Yangfan when I feel we need to turn down certain parts, meanwhile adding more gentle sounds on my side.

Gui Yangfan: What we have shown here isn't the final effect, there will definitely be changes live, it's not very good to have very powerful sound from the start till the end all the way. At the end of the day it just isn't a real performance.

Wang You: We can imagine the first part is going to be quite exciting, but if we keep it like that, it gets boring very soon. Can we enhance the contrast a bit more, so there is more variety?

Gui Yangfan: We will control the live atmosphere. I will indicate Mulian when the audience needs more excitement. There will be unpredictable things happening live. We will also have to coordinate with Xiaoguo and painting artists. There are no definite limits.

Wang You: This sounds good, but I want to know how these two artists divide their work.

Chen Mulian: We have decided to be spontaneous. Xiaoguo has collected about 100 pieces of sound, mostly middle frequencies and high frequencies, because we don't have a lot of low frequencies and middle/high frequencies don't have strong vibrations, we will have to put in other materials. We also thought about adding more ready-made music but then we realized that's way too rigid, so we found an easier method that is to be spontaneous. If we had sophisticated plans beforehand we could easily expect what's going to happen and that's not very interesting.

Xu Xiaoguo: The whole society is concentrated into this piece of sound work, there are a lot of overlaid emotions, which creates the juxtaposition of reality and illusions. What we need to change is: firstly, I think there should be more conflicts between you two when you collaborate, secondly, if we add more hazy-like sound along with the original sounds of the chain saw and such, there would be a stronger contrast of the reality and illusion.

Gui Yangfan: There is the technical problem, as the electric frequency of the sound mixing console is fixed, if we have two sounds at the same time and one can reach up to 50%, another could only go for 50% at the highest.

Xu Xiaoguo: Sometimes it doesn't have to be about the volume, for example we can have (the sound of) water and chain saw happening at the same time.

Gui Yangfan: We still have to return to the scene, if we overlay noise and music, noise will pull down the music. Audience wouldn't know such concept and we wouldn't be able to explain to them during the process, we will have to make it interesting, both visually and auditory.

Chen Mulian: If we consider how the effect is going to be live, we will have to pay attention on how the audience feels, only in such way they will know what we do. We all know the concept of "denoise", but the audience doesn't. It's torturous for them to listen to very intense sound. Noise doesn't mean it has to be offensive to the ear, there is aesthetics to noise as well and some people research on this their whole lives. Noise can be transformed into something beautiful, it all depends on how it's used, we will have to return to how the audience perceives the sound at the end. Only considering these aspects we will be able to present our concept, and let it easily be understood by the audience, this is very important. After all this is a live action, not some textual presentation for people to read.

Xu Xiaoguo: What we have been talking about these couple of days are the atmosphere, the audience and technical issues, it's all very good. I have discussed with our painting



crew, during the first 40 minutes each of them takes responsibility of a certain part without interfering each other, meanwhile there is an invader, destroying and interfering with their image. After 30 minutes we start interfering with the sound crew, invader becomes painter and 5 people start interfering with each other.

Chen Mulian: We will need to have the consciousness of cooperating with each other, even through we can't control everything the way we would like to. There should be a main idea at the end, in other words, we need to establish a system.

Xu Xiaoguo: We still need to fulfill the concept of "denoise". We will have 3 hours, if pouring artists think 2 hours is enough they can leave first, otherwise they can paint till the end of the 3 hours. During the last 10 minutes I will use the sound mixing console to turn down the sound as an indication to everyone. Let's think about how to finish the last 10 minutes.

Wang You: As a listener (of the sound sample) just then I thought it was an amazing idea to use the sound of dog barking after the sound of plane landing. Can we have more sounds combinations like this, so listeners get a more complex experience? I felt the majority of the arrangements were very spontaneous, but it is a bit too random.

Xu Xiaoguo: After listening to sound artists' discussion I feel that the aesthetics of noise does exist, but I want to emphasize more on some primal sound.

Gui Yangfan: In our next rehearsal we will consider adding these elements. The more we rehearse the clearer we will know how the final presentation would be.

Wang You: How are these two artists going to start?

Chen Mulian: There will be sound or music, I would suggest we entre gradually while using more gentle sound. We will make it 10 minutes for now, and change it depending on live situation. I will do an accordatura first, Gui Yangfan will add some appropriate materials that Xiaoguo has collected to invade mine.

Wang You: We need more experimentation of the first 10 minutes, we can extent it into 20 minutes if necessary.

Xu Xiaoguo: Another important thing is the 20 Hz sound element. We can experience on the trumpets from the 23rd, my suggestion is to start slowly till it reaches the highest point then slows down again.

Gui Yangfan: We can make a strong frequency sound that keeps vibrating. We can also make some unusual tone based on th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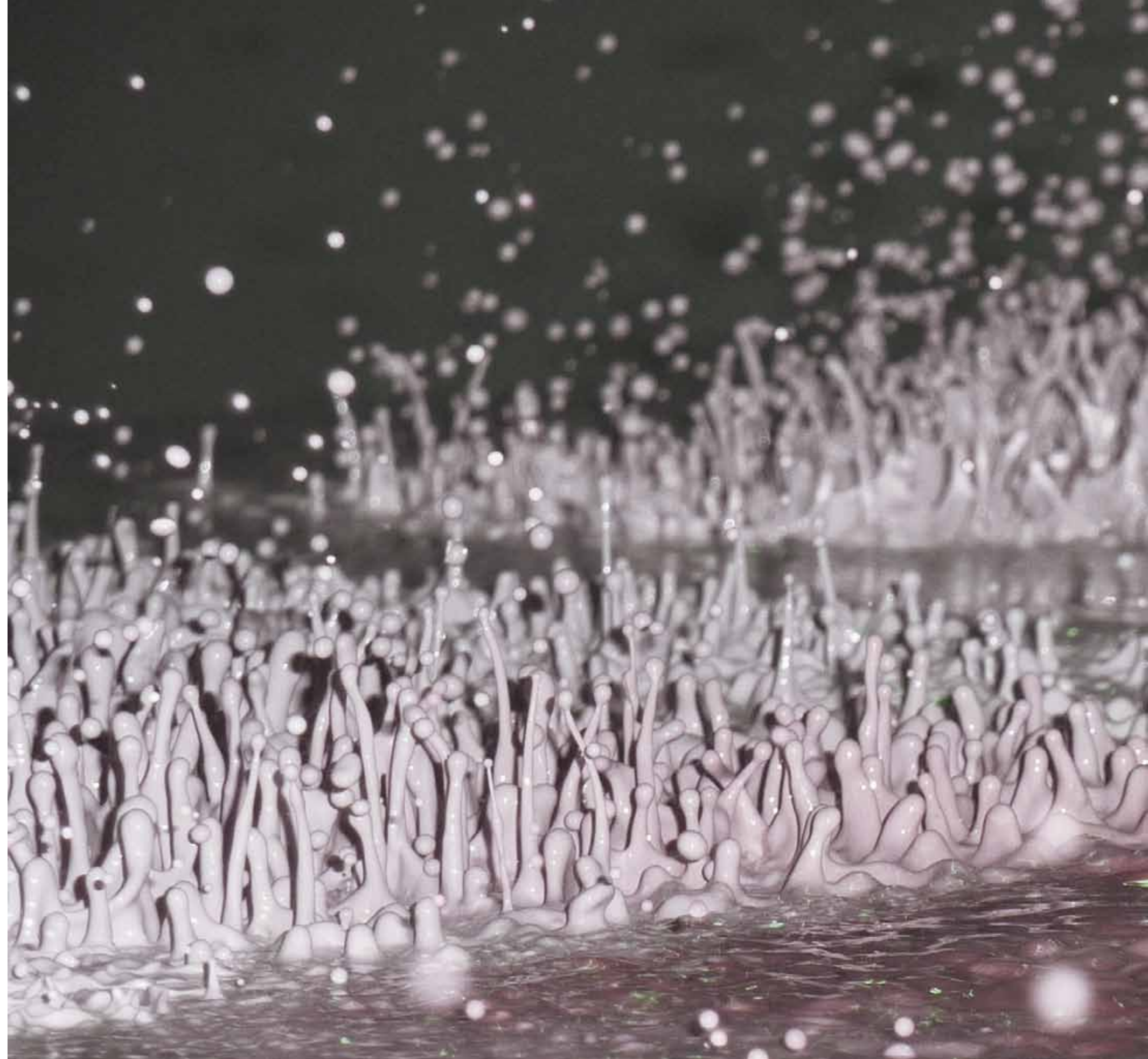
Xu Xiaoguo: It is a physical challenge to everyone. The white scene and all these vibrations might be very intense. But there is always challenge, stimulation and compromise in this world.

Gui Yangfan: We only need 2 to 3 minutes to achieve the effect we wanted, it isn't about auditory and visual, it about the vibration the body experiences, so we need to try it out liv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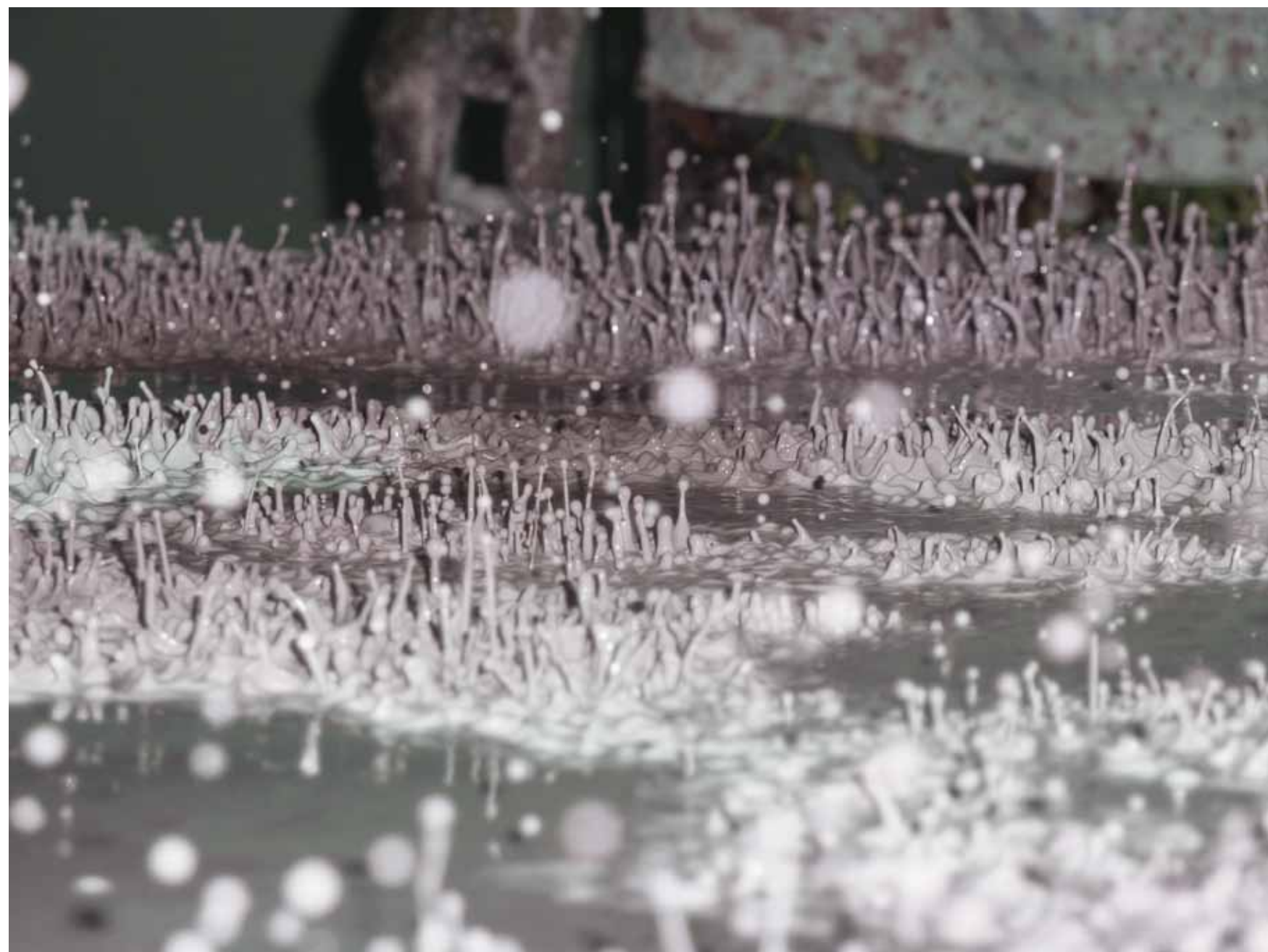
Xu Xiaoguo: There will be wooden boards to reinforce the sound system. I added iron sheets into the frames. They are the best ways right no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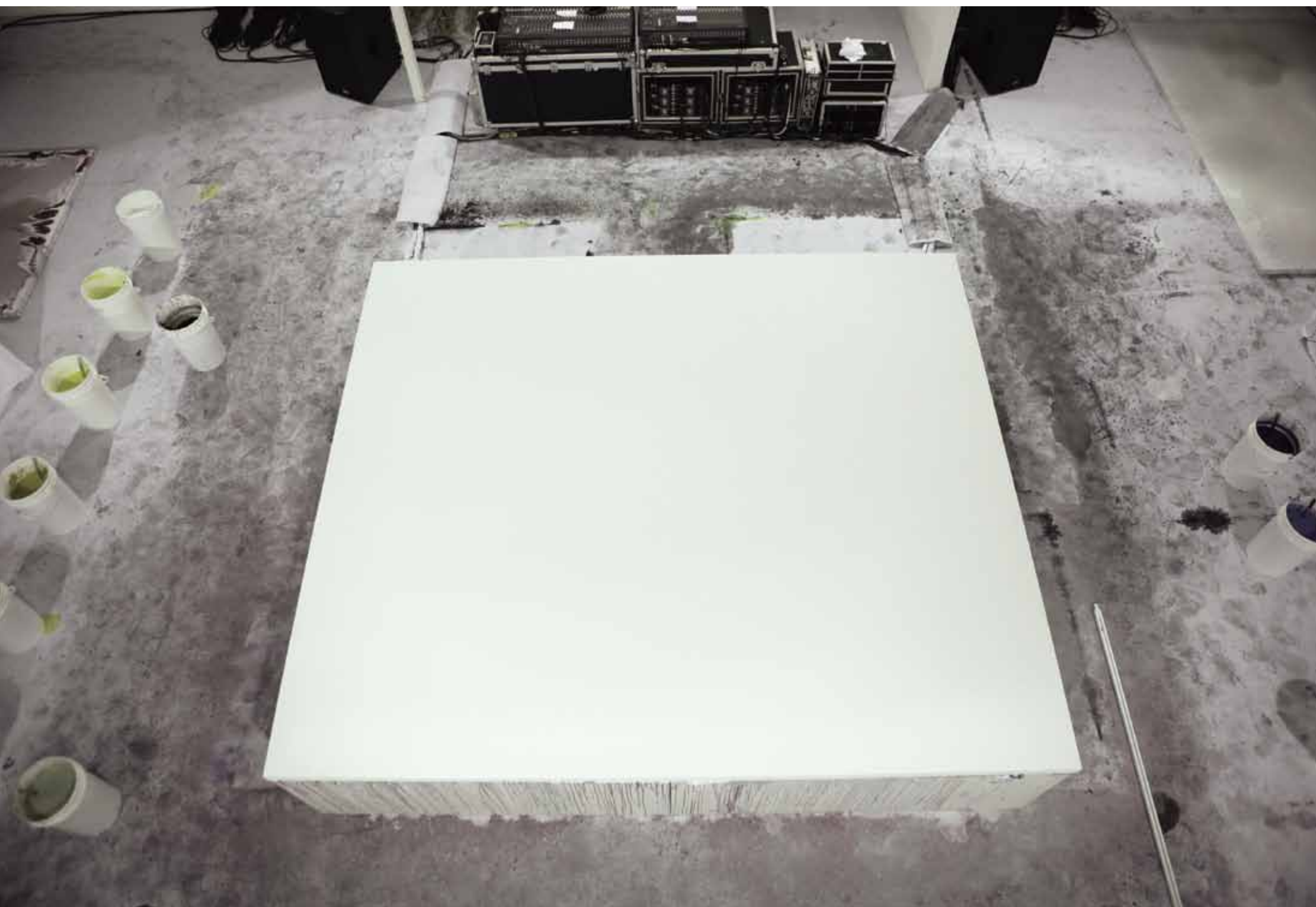














2011 徐小国“降噪”6/25 声音 / 3小时 / 2011年

2011 徐小国“降噪”6/25 声音 / 3小时 / 2011年
2011 Xu Xiaoguo "Denoise" 6/25 Sound / 3 Hours / 2011

2011 徐小国 “降噪” 6/25 19号 / 丙烯 / 150x175cm / 2011年
2011Xu Xiaoguo "Denoise" 6/25 NO.19 / Propylene / 150x175cm / 2011





2011 徐小国 “降噪” 6/25 18号 / 丙烯 / 150x175cm / 2011年
2011Xu Xiaoguo "Denoise" 6/25 NO.18 / Propylene / 150x175cm / 2011



2011 徐小国 “降噪” 6/25 17号 / 丙烯 / 150x175cm / 2011年
 2011Xu Xiaoguo "Denoise" 6/25 NO.17 / Propylene / 150x175cm / 2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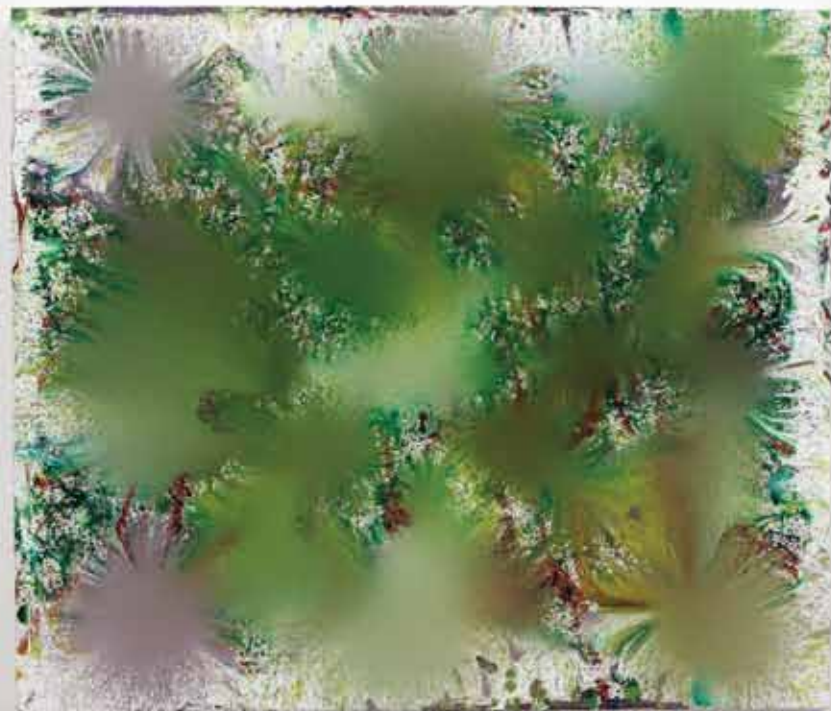
2011 徐小国 “降噪” 6/25 16号 / 丙烯 / 150x175cm / 2011年
 2011Xu Xiaoguo "Denoise" 6/25 NO.16 / Propylene / 150x175cm / 2011



2011 徐小国 “降噪” 6/25 15号 / 丙烯 / 150x175cm / 2011年
 2011Xu Xiaoguo "Denoise" 6/25 NO.15 / Propylene / 150x175cm / 2011
 2011 徐小国 “降噪” 6/25 14号 / 丙烯 / 150x175cm / 2011年
 2011Xu Xiaoguo "Denoise" 6/25 NO.14 / Propylene / 150x175cm / 2011

2011 徐小国 “降噪” 6/25 13号 / 丙烯 / 150x175cm / 2011年
 2011Xu Xiaoguo "Denoise" 6/25 NO.13 / Propylene / 150x175cm / 2011





2011 徐小国 “降噪” 6/25 12号 / 丙烯 / 150x175cm / 2011年
2011Xu Xiaoguo "Denoise" 6/25 NO.12 / Propylene / 150x175cm / 2011



2011 徐小国 “降噪” 6/25 11号 / 丙烯 / 150x175cm / 2011年
2011Xu Xiaoguo "Denoise" 6/25 NO.11 / Propylene / 150x175cm / 2011



2011 徐小国 “降噪” 6/25 10号 / 丙烯 / 150x175cm / 2011年
 2011Xu Xiaoguo "Denoise" 6/25 NO.10 / Propylene / 150x175cm / 2011



2011 徐小国 “降噪” 6/25 9号 / 丙烯 / 150x175cm / 2011年
 2011Xu Xiaoguo "Denoise" 6/25 NO.9 / Propylene / 150x175cm / 2011



2011 徐小国 “降噪” 6/25 8号 / 丙烯 / 150x175cm / 2011年
2011Xu Xiaoguo "Denoise" 6/25 NO.8 / Propylene / 150x175cm / 2011



2011 徐小国 “降噪” 6/25 7号 / 丙烯 / 150x175cm / 2011年
2011Xu Xiaoguo "Denoise" 6/25 NO.7 / Propylene / 150x175cm / 2011

2011 徐小国 “降噪” 6/25 6号 / 丙烯 / 150x175cm / 2011年
2011Xu Xiaoguo "Denoise" 6/25 NO.6 / Propylene / 150x175cm / 2011



2011 徐小国 “降噪” 6/25 5号 / 丙烯 / 175x300cm / 2011年
2011Xu Xiaoguo "Denoise" 6/25 NO.5 / Propylene / 175x300cm / 2011





2011 徐小国 “降噪” 6/25 4号 / 丙烯 / 150x350cm / 2011年
2011Xu Xiaoguo "Denoise" 6/25 NO.4 / Propylene / 150x350cm / 2011

2011 徐小国 “降噪” 6/25 3号 / 丙烯 / 175x300cm / 2011年
2011Xu Xiaoguo "Denoise" 6/25 NO.3 / Propylene / 175x300cm / 2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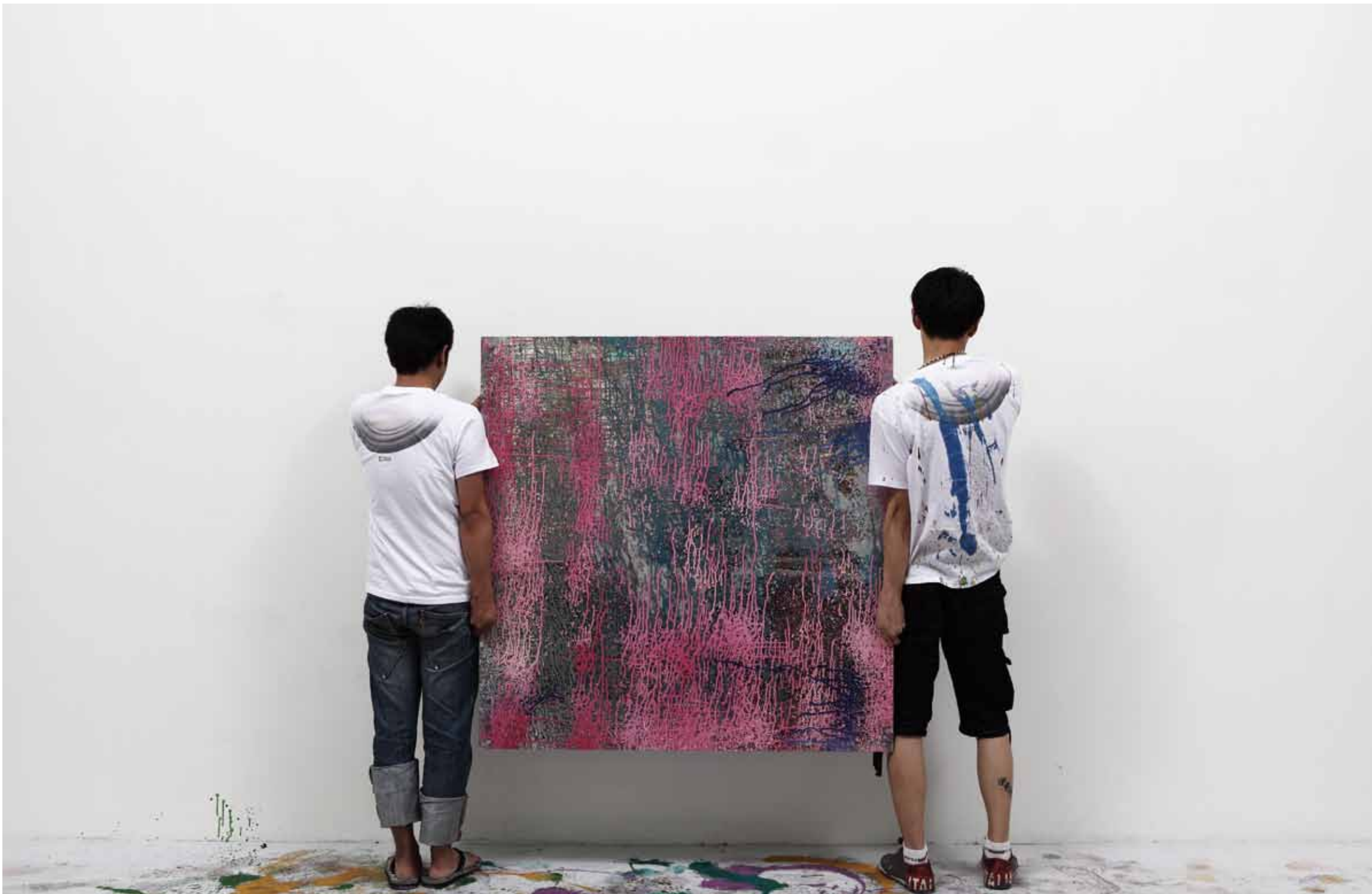


2011 徐小国 “降噪” 6/25 2号 / 丙烯 / 150x350cm / 2011年
2011Xu Xiaoguo "Denoise" 6/25 NO.2 / Propylene / 150x350cm / 2011



2011 徐小国 “降噪” 6/25 1号 / 丙烯 / 300x350cm / 2011年
2011Xu Xiaoguo "Denoise" 6/25 NO.1 / Propylene / 300x350cm / 2011

2011 徐小国“降噪” 6/25 剽窃 / 丙烯 亚克力板 / 120x120cm / 2011年
2011Xu Xiaoguo "Denoise" 6/25 Plagiarism / Propylene Acrylic sheet / 120x120cm / 2011



2011 徐小国 “降噪” 6/25 VIP 合同

2011 Xu Xiaoguo “Denoise” 6/25 VIP Contract

甲方：2011 徐小国 “降噪” 6/25
乙方：VIP 嘉宾_____先生/女士
Party A: 2011 Xu Xiaoguo “Denoise” 6/25
Party B: VIP guest Mr./Ms._____

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共识：
Through friendly discussion, Party A and Party B have made the below agreement:

1. 2011 徐小国 “降噪” 6/25 项目授权_____先生/女士作为 VIP 参与 2011 徐小国 “降噪” 6/25 的现场 VIP 创作过程。参与时间为 2011 年 6 月__日下午 16:30-18:00。地点为 798 菡葶当代艺术空间。
1.2011 Xu Xiaoguo “Denoise” 6/25 project authorizes Mr./Ms._____as VIP to participate in the live production of 2011 徐小国 “降噪” 6/25. Participating time is ____06/2011 16:30 – 18:00. Location is Chunchi Art, 798

2. 乙方通过购买的方式参与创作的体验过程并拥有其创作的平面作品。
2. Party B participates the live creation though purchasing artwork they have produced.

3.创作前徐小国对 VIP 进行概念讲述和创作指导，现场时由乙方进行独立创作体验，作品署名为徐小国。
3. Before production, Xu Xiaoguo explains the concept and directs the production to VIP, Party B creates independently live, artwork signature is Xu Xiaoguo.

4. 乙方承认在特定时间段和特定地点内被 2011 徐小国 “降噪” 6/25 项目转化为艺术家身份，合同及产生的一件平面作品一并参与到 2011 徐小国 “降噪” 6/25 项目的后续展览。
4. Party B has agreed to transform their identities as artists by 2011 Xu Xiaoguo “Denoise” 6/25 project in a specific time at a specific place, contract and its produced two-dimensional artwork belongs to extended exhibitions of 2011 Xu Xiaoguo “Denoise” 6/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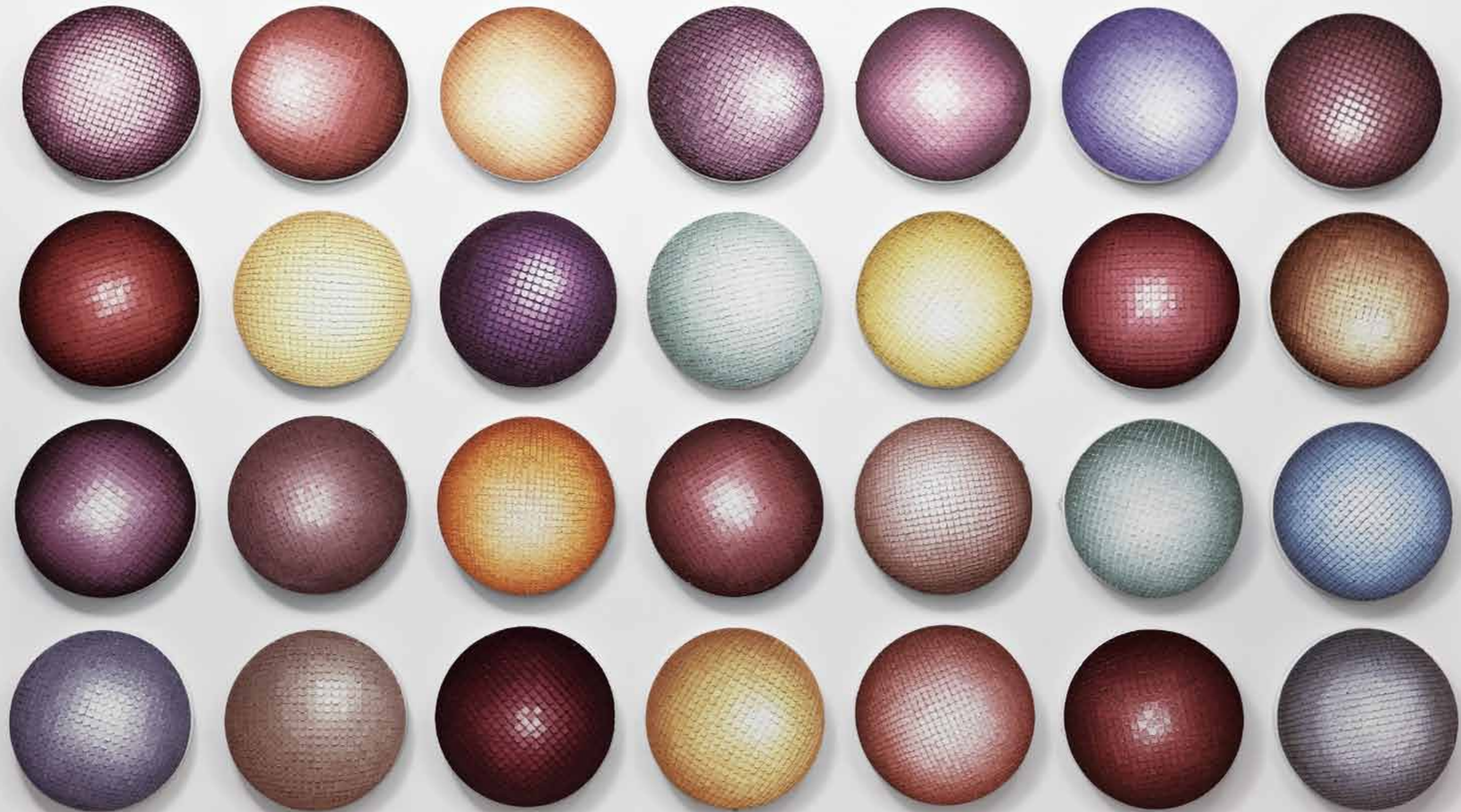
5. VIP 创作过程产生平面作品一件，尺寸为_____，材料为布面丙烯。
5. VIP creates one piece of two-dimensional artwork, size is _____, acrylic on canvas.

6. 此件绘画作品的最终解释权归徐小国和菡葶当代艺术空间共同所有。
6. The right of final explanation belongs to Xu Xiaoguo and Chunchi Art.

甲方签字：_____乙方签字：_____
Party A signature: _____Party B signature: _____

签订日期：_____签订日期：_____
Date: _____Date: _____

2011 徐小国 “降噪” 6/25 圆形能量 / 油彩 / 60×60cm×28 / 2011年
 2011Xu Xiaoguo "Denoise" 6/25 Round energy / Paint / 60×60cm×28 / 2011





2011 徐小国 "降噪" 6/25 大音箱 / 欧松板 15寸喇叭 / 300×350×70cm / 2011年
2011Xu Xiaoguo "Denoise" 6/25 Big speakers / OU song sheet 15-inch speaker / 300×350×70cm / 2011

“静音骑士”什么时候来上海展啊？ // @徐小国xxg: 希望来展览现场，日期已确定，有俩个开幕，一个现场开幕是6月23日，另一个是7月2号 // @ting-宝: 支持！！ (5月6日 23: 07)

2011年5月9日

徐小国xxg: 今天开始采集声音碎片， 3-4天采集北京不同地区的各种声音，收集的过程令我很兴奋。5月9日 10:31

土司三石花一朵 3,4天就要跑遍整个北京城采集声音，工作量很大啊！(5月9日 10:35)

徐小国xxg 回复@土司三石花一朵:没事，这种工作本身就很有意思(5月9日 10:38)

土司三石花一朵 回复@徐小国xxg:我也很想参加这种活动。有机会的话。(5月9日 11:32)

徐小国xxg: 谈话中，音效艺术家陈睦璉加入.5月9日 17:56

舞者朱东革 现在展览进行的怎么样？(5月9日 18:01)

徐小国xxg 回复@舞者朱东革:正常，一切顺利(5月9日 21:21)

舞者朱东革 回复 @徐小国xxg:好，那我就期待吧！(5月9日 21:25)

张巍空间 陈睦璉的头发很酷，哈哈(5月9日 21:54)

徐小国xxg 回复@张巍空间:我和他聊的很好，我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5月9日 21:57)

张巍空间 回复@徐小国xxg:ok 期待牛x的作品(5月9日 22:00)

徐小国xxg: 徐小国“降噪”，展览强调的是不同个体合作的过程，每单元加入的艺术家都是独立的个体，我们不互相干涉，只在讨论的时候相互输出各自的价值观，展览现场更加强调不同单元在一起合作的过程，过程中会有合作，对抗，消解，干预，共享等不同的行为方式。5月9日 21:37

徐小国xxg 谢谢何彬支持 // @何彬XXX:我看行 // @赵一浅:加油，小国// @徐小国xxg :谢谢杨勇的关注支持，我们以后也可以一同做作品，分享头脑，分享过程// @杨勇ART :崭新观念，邀请我所有的朋友们必须期待 // @肖聪Emily :转发微博。(5月9日 22:28)

徐小国xxg 回复@策展人顾振清:谢谢，顾老师。(5月9日 22:25)

策展人顾振清 支持！ // @赵一浅: 加油，小国// @徐小国xxg:谢谢杨勇的关注支持，我们以后也可以一同做作品，分享头脑，分享过程// @杨勇ART :崭新观念，邀请我所有的朋友们必须期待 // @肖聪Emily :转发微博。(5月9日 22:23)

徐小国xxg 平行合作，享受过程，谢谢 // @赵一浅:加油，小国// @徐小国xxg:谢谢杨勇的关注支持，我们以后也可以一同做作品，分享头脑，分享过程// @杨勇ART :崭新观念，邀请我所有的朋友们必须期待 // @肖聪Emily :转发微博。(5月9日 22:16)

徐小国xxg 谢谢杨勇的关注支持，我们以后也可以一同做作品，分享头脑，分享过程// @杨勇ART:崭新观念，邀请我所有的朋友们必须期待 // @肖聪Emily:转发微博。(5月9日 22:08)

石珩伯同学 回复@徐小国xxg:好的，必须的，呵呵(5月9日 22:06)

徐小国xxg 回复@石珩伯:谢谢，如果在北京来玩(5月9日 22:05)

石珩伯同学 小国兄好，祝展览成功！珩伯(5月9日 22:03)

徐小国xxg: 对今天的采集声音素材进行讨论。5月9日 18:07

戴卓群艺文志 那搞DJ音乐的哥们近期不在京。(5月9日 18:08)

徐小国xxg 回复@戴卓群艺文志:谢谢卓群，已经有两位声音艺术家加入，希望持续关注(5月9日 21:21)

2011年5月10日

徐小国xxg: 进入工地。5月10日 13:01

icoca96 收集声音ba(5月10日 13:45)

徐小国xxg 回复@icoca96:对，4天收集展览要用的声音碎片(5月10日 17:31)

徐小国xxg: 很棒的声音，像连发机枪。5月10日 12:21

土司三石花一朵 真的？我听怎么不像？(5月10日 12:39)

徐小国xxg 回复@土司三石花一朵:采集的声音和现实的声音有相同性也有不同性(5月10日 17:34)

徐小国xxg: 当我们关闭了一部分感官的时候，另一部分感官会让我们更加接近物质世界的真相。5月10日 18:33

黄姗黄姗 看起来很顺利啊：) (5月10日 18:57)

潮吹团何迟 那要看关闭的是那部分感官吧？不管关闭的是那部分，都足以成就“我们”为偏执狂(5月10日 19:52)

徐小国xxg 回复@黄姗黄姗:现在一切都按照时间表在走，没有大的问题，箱体做好我叫你过来看(5月11日 13:36)

徐小国xxg 回复@潮吹团何迟:那就偏执吧，反正有大把时光(5月11日 13:38)

桂杨帆GYF 因每个人的体重及身体素质不同，所感受到的共振强度也会不一样。此时的身体完全作为物体而存在，听觉感官及听觉习惯失效，具有一定欺骗性(5月12日 10:59)

2011年5月11日

王尤尤尤: 日子的密度很大，树的展览成功开幕，2011 徐小国“降噪”6/25又在紧张的动工中，规则已制定，诚挚欢迎各界朋友的加入。5月11日 10: 48

莼萃彭瑶 加油！(5月11日 11:21)

徐小国xxg: 机场等飞机。5月11日 17:43

无锡孟庆玲 在停机坪等？(5月11日 18:41)

睦璉 需要一段汽车行驶中的声音——在车内采集，时长2分钟以上，可选择车少平缓路段，时速60左右，车窗全部关闭。(5月11日 21:51)

徐小国xxg 回复@睦璉:已经采了，不过明天再为你采一段按照你的要求(5月11日 23:57)

睦璉 回复@徐小国xxg:好，这个声音对我很重要。辛苦了啊！！(5月12日 00:12)

徐小国xxg 采好了3分钟应该够用了(5月13日 00:55)

睦璉 回复@徐小国xxg:多谢多谢！(5月13日 01:02)

徐小国xxg 回复@睦璉:不谢不谢，不过这两天累坏了(5月13日 01:05)

徐小国xxg 回复@睦璉:采集的水声和风吹树叶声你应该喜欢，还有高速路的超车声和我们日常听到的不太一样很有意思。(5月13日 01:07)

睦璉 只靠徐小国，对我来讲所有声音都是优秀，不管着这些优秀到达什么高度，它只是声音本身，这是声音的原始，现在采集的声音了吗？(5月13日 01:10)

2011年4月29日

徐小国xxg: 声音武器 “声音武器”，婴儿的号啕大哭让人心烦，飞机巨大的轰鸣会让鸟瞬间死亡，如果把这些向四周扩散的声音集成一束声波，那就成了“声音武器”。美国科技公司研究出“高超音速声音系统”，能把婴儿的号啕大哭转化成令人震耳欲聋的“声音子弹”。如果像一个犯罪分子发射，中弹者会感到耳膜剧痛。4月29日 12:16

____二龙 用来干什么啊3:3 (4月29日 13: 39)

徐小国xxg 回复@____二龙:声音武器 (4月29日 13: 35)

徐小国xxg: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耳聋分级标准 26-40分贝：轻度聋 41-55分贝：中度聋 56-70分贝：中重度聋 71-90分贝：重度聋。4月29日 12:40

音量 类比 190分贝 导致死亡 140分贝 欧盟界定的导致听力完全损害的最高临界点 139分贝 卡卡、梅西球迷的呐喊声 130分贝 火箭发射的声音 125分贝 喷气式飞机起飞的声音 120分贝 在这种环境下呆超过一分钟即会产生暂时耳聋。4月29日 12:41

110分贝 螺旋桨飞机起飞声音、摇滚音乐会的声音 105分贝 永久损听觉 100分贝 气压钻机声音、压缩铁锤捶打重物的声音 90分贝 嘈杂酒吧环境声音、电动锯锯木头的声音 85分贝及以下 不会破坏耳蜗内的毛细胞 80分贝 嘈杂的办公室、高速公路上的声音。4月29日 12:42

75分贝 人体耳朵舒适度上限 70分贝 街道环境声音 50分贝 正常交谈声音 20分贝 窃窃私语。4月29日 12:43

宇宙音量 -254dB 绝对无声0 -20 分贝 很静、几乎感觉不到； 20-40 分贝 安静、犹如轻声絮语； 40-60 分贝 一般。普通室内谈话； 60-70 分贝 吵闹、有损神经； 70-90 分贝 很吵、神经细胞受到破坏。 90-100 分贝 吵闹加剧、听力受损； 100-120 分贝 难以忍受、呆一分钟即暂时致聋。 120分贝以上 极度聋或全聋。4月29日 12:44

徐小国xxg: 新展览“降噪”进行中 4月29日 12:26

土司三石花一朵 这个主题好！(4月29日 12:38)

徐小国xxg回复@土司三石花一朵:持续关注，会很有意思。会有一个4x3米的共振喇叭(4月29日 12:46)

土司三石花一朵 回复@徐小国xxg:我文科生，容我估计一下……哇！12m²！好大！一定很壮观！(4月29日 12:52)

2011年5月4日

徐小国xxg: “降噪”进行中：时间表已经出来，草图完成，艺术家桂杨帆加入. 5月4日 00:15

徐小国xxg: 徐小国“降噪”进行中：20hz以下的声音人耳几乎听不到，但震动强度很大，20hz是我们这次要用得材料。5月4日 00:31

于向溟: 要出什么新作品了？(5月4日 00:26)

徐小国xxg 回复@于向溟:6月中旬会做一次事件性的作品，欢迎参与，欢迎微博讨论，使用蜂巢裂变原理，组成团队行为。(5月4日 00:31)

于向溟 回复@徐小国xxg: 好的，怎么了解详情？(5月4日 00:33)

徐小国xxg 会在微博上慢慢了解，开幕是现场操作性的，作品会消解绘画性和音效(5月4日 00:37)

桂杨帆GYF 25HZ能很轻微的听到音头，20HZ音响完全没有响应，专业监听音箱响应频率下限大概在40HZ左右(5月4日 08:27)

徐小国xxg 回复@桂杨帆GYF: 20hz，功放功率还有扬声器必须是15寸以上才可感到震动(5月4日 10:54)

桂杨帆GYF 回复@徐小国xxg:这种震动如果够强烈足够让心脏病患者当场猝死……哈哈(5月4日 11:01)

小珂klee 前年我的作品《当我舞蹈时你会看到我的屁股》，和小国合作个《当我绘画时，你听到我在舞蹈》(5月4日 11:41)

徐小国xxg 回复@小珂klee:呵呵，有意思可以讨论讨论，听觉和形态并立时有种时空交错感，声响如果是一道菜那肯定它是这个物质世界和人文世界的重要材料，我会在前期采集3-4天北京不同地区的声音用到这次作品里(5月4日 11:49)

我就是巴斯光年 最后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是强烈震动的多媒体画面加上人耳听不到的声音？20hz那音响的振膜振动幅度是不是也会很大？(5月4日 13:04)

徐小国xxg 回复@我就是巴斯光年:震动强度很大，不是多媒体画面，是综合音效，绘画行为的现场(5月4日 18:55)

小珂klee 前年我的作品《当我舞蹈时你会看到我的屁股》，和小国合作个《当我绘画时，你听到我在舞蹈》(5月4日 11:41)

桂杨帆GYF 肢体声音，好主意！有一种MIDI控制器就是以穿戴的形式，通过动作去触发声音CLIPS，如果参与者不知道动作的声音，随意操作后的声音会很有意思，可以互动，那个东西戴上之后像个假肢(5月4日 11:38)

徐燕55555 越降越躁咋办(5月4日 11:44)

王尤尤尤 我们是无声的音元，蜂巢式的降噪弹(5月6日 20:34)

徐小国xxg 回复@徐燕55555:降噪是一个人为的物理过程，本身个体和群体的事那就没办法了(5月4日 11:50)

土司三石花一朵 有趣的组合！真是期待啊！(5月9日 22:23)

王浪wl 直会虚空起呼吸返闻寂静响众生……(5月10日 18:06)

2011年5月6日

徐小国xxg: “声音”在扩大到一定范畴的时候，它会变成一种新的价值体系 and 标准，现实中不同的标准也时常游移在对抗及妥协中。5月6日 23:05

土司三石花一朵 等不及啦！一定要很成功很成功！(5月6日 23: 45)

徐小国xxg 回复@_愁容骑士:到上海一定找你(5月6日 23: 10)

谨慎刘 在草场地吧？(5月6日 23: 07)

徐小国xxg 回复@狼招刘:不在草场地，在798莼萃艺术空间(5月6日 23:09)

徐小国xxg 回复@睦璫:明天中午还设备，接近150条碎片(5月13日 02:19)

徐小国xxg 回复@睦璫:采集的时候，我也在现实和非现实的声场中游走(5月13日 02:21)

桂杨帆GYF: “降噪”音频框架已出，等待小国的最新子弹。5月11日 12:22

王尤尤尤: 我更倾向于2011徐小国“降噪”6/25是个风筝，我们已为这具风筝制成骨架，声音和绘画部分的艺术家以及制作团队、VIP合作人和衍生合作者为风筝丰满羽翼，那么那根放风筝的线——就是大家的理性共识。5月11日 09:54

2011年5月12日

王尤尤尤: 净交往惠利和共同文化是人们形成合作关系的两个一般条件，这两个一般条件的具体内容在不同的人类活动中是不同的。5月12日 11:29

玛卡传媒 特立独行和个体自足是否比主体互动和人际共享更胜一筹？(5月12日 11:38)

王尤尤尤 回复@玛卡传媒:这是我们——2011徐小国“降噪”——选择的合作方式(5月12日 11:42)

玛卡传媒 回复@王尤尤尤:哦，学术主持是哪位大仙？(5月12日 11:47)

王尤尤尤 回复@玛卡传媒:这次是我们对绘画或说创作本质及合作模式的探讨过程的呈现，“主持”显得紧张和迂腐了些(5月12日 11:54)

玛卡传媒 回复@王尤尤尤:每个艺术家虽然形态各异，媒材有别，但在状态或境遇上总会有那么一个共同点的，起码他们相对主流文化而言都是野生的或疏离的。如果你认为“主持”迂腐的话，下次美术批评家年会的时候你可以悄悄混进去装个炸弹，里面全是你认为迂腐的人。(5月12日 12:04)

王尤尤尤 回复@玛卡传媒:尤并无意掀起波澜，您这段话才是颗炸弹，还是颗写着我名字的炸弹。我并没说主持迂腐，只是这次合作较为开放，无需刻意邀请学术主持。看您这么有情趣，不如出个好点子一同加入我们。哈哈(5月12日 13:14)

玛卡传媒 回复@王尤尤尤:既然开放，就让它自由生长吧。(5月12日 15:22)

王尤尤尤 回复@玛卡传媒:倒也并不能让它自由生长，还是要有一定的规范之内，只是较为开放(5月13日 11:04)

玛卡传媒 回复@王尤尤尤:其实我很想知道在开放状态下自由生长的艺术表达是否也存在立场和批判？如果没有，意义又何在？(5月13日 11:08)

王尤尤尤 回复@玛卡传媒:不存在立场怎么算艺术表达呢？不存在批判怎么能叫开放呢(5月13日 11:11)

玛卡传媒 回复@王尤尤尤:那为什么只强调开放呢？是商业标签么？(5月13日 11:17)

王尤尤尤 回复@玛卡传媒:首先我不明白为什么开放会直接箭头向商业。另外，问您一问题：所谓非盈利就跟商业无关，盈利才跟商业有关么？您认为的商业是什么？(5月13日 11:50)

玛卡传媒 回复@王尤尤尤:你误会了，我丝毫没有指责。我吃这行饭的，主做交易，个人主张艺术与商业共融，但是不可腐烂，要平衡。(5月13日 11:57)

王尤尤尤 回复@玛卡传媒:没有误会，看来我们还是有理性共识的(5月13日 11:58)

徐小国xxg 任何一种形式都有它的优点及缺点，开放点做你想做得这个很重要 //@王尤尤尤:回复@玛卡传媒:这是我们——2011徐小国“降噪”——选择的合作方式 //@玛卡传媒:特立独行和个体自足是否比主体互动和人际共享更胜一筹？(5月13日 10:49)

桂杨帆GYF: “降噪”中的声音部分将完全颠覆传统声音的概念，既不是单纯的乐音也不是刺耳的噪音，而是用另一种感官方式把我们生活中的声音碎片乱序重组，去除声音片段的本来属性，用半即兴的手法使这些声音互相对抗，消解，融合。20HZ不可听的超低频会通过微震的颜料揭示人类理解客观世界的微观与无力。5月12日 09:28

桂杨帆GYF: 逾百条的声音CLIPS随意组合产生的环境错觉让人游离于现实声音组成的虚幻世界，操纵的同时也在被操纵，不同声波引起周围物体的共振为此行为赋予新的意义。5月12日 10:52

2011年5月13日

王尤尤尤: 徐小国用“关系”做作品，这个很给力。5月13日 11:13

徐小国xxg: 欢迎艺术家焦黎和傅瑶加入，他们要用“偷走”的概念介入项目。5月13日 00:49

傅瑶art 一开始小国说可以用声音绘画，这本身已经很有意思了，声音只有过程没有停留，而绘画最终只有停留，用声音的停留最终形成绘画，是最完美的结合。(5月13日 01:26)

王浪wl “偷”只是权说，虚空与寂静无时无刻不在，任何人或众生都在其中，并展现于形式。(5月14日 12:30)

王尤尤尤 回复@傅瑶art:焦哥和瑶姐的角色很说明问题(5月16日 08:13)

徐小国xxg: 回复@俞晓函cathy:我们已经有两位声音艺术家加入，他们会在现场制造声音，到时一定要来现场 //@俞晓函cathy:等你做展览的时候，要不要噪音音乐家哦？ //@徐小国xxg: (5月14日 11:30)

2011年5月15日

王尤尤尤: 徐小国"降噪"海报终于制作完成。大家都说“dei"! 5月15日 21:34

焦黎jl 弹头有很多种，击中目标后“小国”各不相同。(5月15日 22:41)

王浪wl //@张静-丢丢: 咋没看到付瑶呢 //@王尤尤尤: 回复@焦黎jl:你动不动，它就在那里 //@焦黎jl:无声手枪，头未动身先死。 //@王尤尤尤:回复@王韧大窝头007:确实是啊，效果还是不错滴 //@王韧大窝头007:一颗流弹，撞针如果很正就不好玩了——这正合适。(5月15日 22:28)

三万 很不赖。(5月15日 22:01)

王尤尤尤 回复@王韧大窝头007:确实是啊，效果还是不错滴(5月15日 21:50)

王韧大窝头007 一颗流弹，撞针如果很正就不好玩了——这正合适。(5月15日 21:47)

小鹿Bambi 喜欢黑色的(5月15日 21:47)

王尤尤尤 回复@张静-丢丢:看来大家喜欢这个黑版的多一些(5月15日 21:46)

张静-丢丢支持(5月15日 21:39)

王尤尤尤: 同时发布两版，气质不同. 5月15日 21:35

徐小国xxg 我喜欢这个(5月16日 01:07)

张静-丢丢 噢 张巍也喜欢这个 看来你们一样/@徐小国xxg: 我喜欢这个(5月16日 01:08)

王尤尤尤 白天鹅和黑天鹅

徐小国xxg: 回复@张静-丢丢:下午我和奥南做得第一个，这个比较沉稳(5月16日 08:10)

焦黎jl: “偷走”一个表象的概念，秘密的或者公开的窃取过去，创造出产品是个复杂繁琐的过程，或许个人完成但大多数要团队的合作以凝结智慧，还有一些简单的办法，就是复制片段或者

全部，减少开发带来的庞大成本。(5月15日 12:00)

就“降噪”而言，以徐小国的创意为基点，加入其他艺术家得以延伸，输出各自的价值观，看起来作品很丰富完整。就降噪这个事件的发生，当每个独立单元进行的时候，开始和结束会很形式的变现，而过程变得很抽象和不可控，把这个过程用“偷走”的方法予以记录定格并产生变化，形成一种不可预知的新生体。5月15日 12:39

这里“偷走”已经转换了其身份，更多是以配合的态度出现，对其参与对象进行融合，最迟会有抵触，但随之把这个过程抽取并以形式具体表现后，先前的对抗会对其加以肯定，帮助事件主题把视线之后所发生的得以呈现，努力使其接近完整。5月15日 12:39

很多过程看得见摸不着，即使使用先进的机器对某一个发生的事件加以完整记录，也只会看到它的表象，也可以把它储存在你的脑子里，过去的时间重放只是回忆而已。5月15日 12:56

但用“偷走”这个概念也许是个好办法，把过程中的节点抽取掉，并可以在形式上得以具体的呈现，这个事件的过程便实物化了，视觉、触觉等感知体都会对其进行真实触碰。5月15日 12:58

2011年5月16日

徐小国xxg: 2011徐小国“降噪”6/25 第一版海报出来了，和大家分享，一切都在时间表的计划内完成，辛苦大家了. 5月16日 00:40

郑奥南 小国老师 介奏是个大嗨点(5月16日 16:25)

王韧大窝头007 子弹，循着撞针的指引，刺向光的深处。(5月16日 00:50)

徐小国xxg: 2011徐小国“降噪”6/25 第二版海报. 5月16日 00:42

徐小国xxg 谢谢茂源兄支持 //@杨茂源://@徐小国xxg:奥南的新作(5月18日 13:03)

王尤尤尤 又是子弹又是音爆又是闪，我们可以研究新型武器了//@徐小国xxg: 谢谢茂源兄支持 //@杨茂源://@徐小国xxg:奥南的新作(5月18日 13:38)

2011年5月17日

莼萃艺术: 2011徐小国“降噪”6/25 主办: 莼萃当代艺术空间 策展人: 王尤 艺术家: 徐小国 事件现场: 2011-6-25 开幕酒会: 2011-7-2 下午4:00 展览时间: 2011-7-2至8-2 展览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2号798艺术区创意广场20库 莼萃当代艺术空间. 5月18日 10:35

王尤尤尤 //@桂杨帆GYF: 转发微博。(5月18日 13:42)

莼萃艺术: 本次展览邀请来自不同领域的艺术家参与到作品的创作过程中，这是一次以合作制方式所创作的视觉，听觉盛宴。在艺术家与艺术家之间相互合作，对抗的过程中，来诠释对传统意义上合作制的定义。这是一种颠覆，亦或是一种尝试，只有请观者亲临现场来切身感受展览所带给您的真实感受。(5月17日 13:53)

2011年5月18日

桂杨帆GYF: 这一步是为了将声音分类，方便初混试验。接下来是正式的将噪音音乐化，更加的minimal. 5月18日12:41

邓大非: 什么时候可以录下我的声音(5月18日 02:22)

2011年5月19日

焦黎jl: 现实或者人为制造的声音和影像把你带到事件之外，把它用“偷走”的概念予以凝固，让我们再回来并进入，拉近距离进行融合，使合作扩大化。5月19日 20:44

“偷画”的概念也是一种把未直接参与创作的人拉入其中的方式，把作品的创作过程的单元用可以直接观看并可以触摸的形势，直观给每一个人，他观看或者触摸的时候也就是在和这个作品进行了合作，从而带有自己的主动性，符合事件的初衷。5月19日 20:43

2011年6月5日

徐小国xxg: 欢迎艺术家夫子，顾亮，房茂举，邬泽峰加入2011徐小国“降噪”项目。6月5日 23:46

徐小国xxg: 2011徐小国“降噪”6/25: 艺术家进入已完成，剩下就等2011年6月25号了，谢谢参与艺术家的工作 声音艺术家组: 桂杨帆，陈睦璫。音频控制组: 徐小国。绘画行为组: 夫子，王浪，焦黎，付瑶，顾亮，房茂举，邬泽峰。6月5日 23:55

2011年6月9日

徐小国xxg: 声音组第二次会议，演练中，感觉掉进了现实的虚幻中。6月9日 17:27

张静-丢丢 很早睦璫给zw的一个短片配过音乐，里面有一段是一个的小丑吹着幽怨的口哨现在还能记起来，那种梦幻的感觉，真的很棒！很期待@徐小国xxg 这次的展览！（6月9日 04: 29）
张静-丢丢 现在还记得很久以前睦璫给zw的一个短片做的音乐，真的很棒，里面那个幽怨的小丑吹着绝望的口哨，很梦幻！很期待这次@徐小国xxg 的展览（6月10日 04: 20）
0松岛枫 ）4:20)

2011年6月10日

徐小国xxg: 项目全体人员大会。6月10日 16:29

2011年6月11日

徐小国xxg: 2011徐小国“降噪”6/25:复杂细致的工作开始了，大家辛苦了。6月11日 11:19

活泼冰种 回复@徐小国xxg:嗯！（6月11日 22: 57）

徐小国xxg 回复@活泼冰种:好的，到时私信吧（6月11日 22: 54）

活泼冰种 回复@徐小国xxg:第二次开幕的尾声我可能能赶上。回京后和你联系就成吧（6月11日 22: 23）

徐小国xxg 回复 @活泼冰种:7月2号第二次开幕也可以来玩（6月11日 20: 18）

活泼冰种 回复@徐小国xxg:麻烦鸟，偶24号离京。展览有多少天？我出差至少得十天（6月11日 15: 35）

徐小国xxg 回复 @活泼冰种:欢迎6月25号的光临（6月11日 15: 26）

活泼冰种 回复 @徐小国xxg:展出时偶来看成不8（6月11日 12: 28）

徐小国xxg 回复@活泼冰种:798莼萃艺术空间)（6月11日 11: 52）

活泼冰种 回复 @徐小国xxg:在哪里展览泥11:（6月11日 11: 51）

徐小国xxg 回复@活泼冰种:距离展览开幕还有15天，15天中每位艺术家每位团队工作人员都有细致的工作安排，这此项目涉及人员20人以上，这是一次细致而周密的集体创作，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角（6月11日 11: 29）

Xu Xiaoguo

1977 Born in Xi'an, China.
2000 Graduated from the Xi'an Academy of Fine Arts.
Living in Beijing.

SELECTED SOLO EXHIBITIONS

2010 Weng Fen & Xu Xiaoguo//DWIE LINIE/TWO LINES, BWA Gallery, Zielona Gora,Poland.
2009 Traces of the Sacred, Xu Xiaoguo Solo Exhibition, Li-Space, Beijing, China.
2008 Drama Behind the Curtain, Xu Xiaoguo Solo Exhibition, Osage Hong Kong Arts Center, Singapore.
2008 Xu Xiaoguo Solo Exhibition, Osage Hong Kong Arts Center, Shanghai, China.
2007 Wait for the Show, Xu Xiaoguo Solo Exhibition, Osage Hong Kong Arts Center, Hong Kong, China.
2006 Xu Xiaoguo Solo Show, Deke Erh Art Center, Shanghai, China.
2006 Artificial Landscape, Xu Xiaoguo Solo Exhibition, Zhu Qizhan Art Museum, Shanghai, China.

SELECTED GROUP EXHIBITIONS

2011 “Shan Shui” , Culture and Congress Centre (KKL), Lucerne, Switzerland
2011 “Decor” , Arrow Factory, Beijing, China
2010 Trace & Qualitative Leap ,Beijing Film Academy,Beijing,China.
2010 The Big Bang, White Rabbit Collection, Sydney,Australia
2010 2010 Young Artists Promotion Exhibition, 798Art Fund, Beijing, China
2010 Get It Louder-Sharism, Sanlitun soho, Beijing, China
2010 Location: Dragon Fountain Bathhouse, Forget Art, Beijing, China
2010 Get Moving, Li-Space, Beijing, China
2010 We are not the master of everything, No.10 gallery of art, Chengdu, China.
2010 Art Metz - Global Tour of Chinese Art, Metz, France.
2009 SACA-2009 Soul of Asian Contemporary Art, Hakgojae, Seoul, Republic of Korea.
2009 Poetic Graces - Contemporary Art Exhibition, Beijing, China.
2009 From 5.8m: An Exhibition of Contemporary Art, Li-Space, Beijing, China.
2009 The Home Court, White Box Museum of Art, Beijing, China.
2009 T-Art Artists Group Exhibition, Art Center of Mo Ganshan, Shanghai, China.
2009 Textbook - Lively Chinese Paintings, Li-Space, Beijing, China.
2009 Rave Forum, Li-Space, Beijing, China.
2009 Out of Law - Contemporary Art Exhibition, Li-Space, Beijing, China.
2009 Spectacle-To Each His Own, Taipei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Taipei, Taiwan.
2008 Art Amsterdam, Amsterdam, Holland.
2008 Only + Together - Pick up Chinese Artist Exhibition, 1918 Art Space, Shanghai, China.
2008 ShContemporary Art Fair, Shanghai Exhibition Center, Shanghai, China.
2008 You Point to the Color - New Contemporary Painting, Osage Hong Kong Arts Center, Shanghai, China.
2008 Art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Hong Kong, China.
2008 Right Now: 15 Artists For the New Exhibition, Around Space, Shanghai, China.
2008 Singapore Art Fair, Suntec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Singapore.
2008 China's Voice - Powerful, Osage Hong Kong Arts Center, Hong Kong, China.
2007 Art Retrospective: Most Daring Young Chinese Artist, 1918 Art Space, Shanghai, China.
2007 ShContemporary Art Fair, Shanghai Exhibition Center, Shanghai, China.
2007 Drilling, Osage Art Opening of the Shanghai, Osage Hong Kong Arts Center, Shanghai, China.
2007 Who are They? Come from? Where` s the Terminal?, 1918 Art Space, Shanghai, China.
2007 Based on the City Background, 1918 Art Space, Shanghai, China.
2006 FALL OUT, H Gallery, Bangkok, Thailand.
2006 Art Position, Collected, Basel, Switzerland.
2005 His and Her Toilet, Art Museum of Macao, Macao, China.
2005 Opening Exhibition of Big WareHouse, Big WareHouse, Shanghai, China.
2005 ARTSHOW: Opening Exhibition Gallery, Shanghai, China.
2004 Party - Suzhou Creek, Eastlink Gallery, Shanghai, China.
2004 Flow, 2004 Exhibition of Photograph and Video, Shanghai, China.
2004 Stopping By, Exhibition of Installation, Artsae Gallery, Shanghai, China.
2003 Shanghai Artist Village Biennale, Award of Excellence, Shanghai, China.
2003 Shanghai Art Fair, Shanghai Exhibition Center, Shanghai, China.

徐小国

1977年 生于中国西安
2000年 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油画系
现生活工作于北京

个展

2010年 “两条路线-翁奋/徐小国双个展” ,BWA美术馆,绿山城,波兰
2009年 “圣迹—徐小国作品展” , 荔空间, 北京, 中国
2008年 “戏幕背后” 徐小国个展, 香港奥沙艺术中心, 新加坡
2008年 “徐小国个展”, 香港奥沙艺术中心, 上海, 中国
2007年 “等待演出” 徐小国个展, 香港奥沙艺术中心, 香港, 中国
2006年 “徐小国个人展览”, 尔东强艺术中心, 上海, 中国
2006年 “人造风景” 徐小国个展, 朱屺瞻艺术馆, 上海, 中国

群展

2011年 “山水”, 卢塞恩美术馆, 卢塞恩, 瑞士
2011年 “装饰”, 箭厂空间, 北京, 中国
2010年 “渡” 当代艺术展,周围艺术空间,上海,中国
2010年 “轨迹与质变-第二届北京电影学院国际新媒体艺术三年展” 北京电影学院,北京,中国
2010年 “大爆炸-中国当代艺术展” 白兔中国当代美术馆,悉尼,澳大利亚
2010年 “2010年798艺术节青年艺术家推荐展” 798-706厂房,北京,中国
2010年 “2010大声展-分享主义” 三里屯soho,北京,中国
2010年 “我就是这样” 有态度摄影展,搜房网,北京,中国
2010年 “地点龙泉洗浴” Forget Art,北京,中国
2010年 “动起来” 荔空间, 北京, 中国
2010年 “没有什么事可以完全有我们做主” 空港10号, 成都, 中国
2010年 “art metz-中国艺术/环球行动” 法国梅斯艺术博览会,梅斯, 法国
2009年 “SACA亚洲当代艺术精神” 中日韩艺术展, 学古斋, 首尔, 韩国
2009年 “风流” 当代艺术展, 北京, 中国
2009年 “来自5.8米” 当代艺术展, 荔空间, 北京, 中国
2009年 “主场” 当代艺术展, 白盒子艺术馆, 北京, 中国
2009年 “T-ART” 艺术家群展, 莫干山艺术中心, 上海, 中国
2009年 “文本——活在当代的中国绘画”, 荔空间, 北京, 中国
2009年 “谈话就是运动”, 荔空间, 北京, 中国
2009年 “无法” 当代艺术展, 荔空间, 北京, 中国
2009年 “歧视当代——各搞各的”, 台北当代艺术馆, 台北, 台湾
2008年 “阿姆斯特丹国际艺术博览会”, 阿姆斯特丹, 荷兰
2008年 “才+合 - 拾 中国艺术家联展”, 1918艺术空间, 上海, 中国
2008年 “2008上海艺术博览会国际当代艺术展”, 上海展览中心, 上海, 中国
2008年 “给你点颜色——当代新绘画”, 奥沙艺术中心, 上海, 中国
2008年 首届香港当代艺术博览会, 香港, 中国
2008年 “当下: 15位艺术家新作展”, 周围艺术空间, 上海, 中国
2008年 新加坡当代艺术博览会, 新达城国际会展中心, 新加坡
2008年 “中国声——势”, 香港奥沙艺术中心, 香港, 中国
2007年 “2007年艺术回顾展——最大胆的年轻华人艺术家”, 1918艺术空间, 上海, 中国
2007年 2007上海艺术博览会国际当代艺术展, 上海展览中心, 上海, 中国
2007年 “钻”, 奥沙艺术中心上海站开幕展, 奥沙艺术中心, 上海, 中国
2007年 “他们是谁?他们从那里来?他们要到那里去?”, 1918艺术空间, 上海, 中国
2007年 “以城市为背景”, 1918艺术空间, 上海, 中国
2006年 “FALL OUT”, H画廊, 曼谷, 泰国
2006年 “Art Position” Collected, 巴塞尔, 瑞士
2005年 “他和她的卫生间”, 澳门艺术博物馆, 澳门, 中国
2005年 大库画廊开幕展, 大库画廊, 上海, 中国
2005年 ARTSHOW画廊开幕展, ARTSHOW画廊, 上海, 中国
2004年 “派对——苏州河”, 东廊, 上海, 中国
2004年 “流” 2004图片影像展, 上海, 中国
2004年 “串门” 装置艺术展, Artsae 画廊, 上海, 中国
2003年 上海艺术家村双年展, 获作品优秀奖, 正大广场, 上海, 中国
2003年 上海艺术博览会, 上海国际展览中心, 上海, 中国





2011 徐小国 “降噪” 6/25

艺术家：徐小国

出品人：董雯

主办：纯萃当代艺术空间

展览执行：王 尤

设 计：郑奥南

统 筹：彭 瑶 周凯强

文字整理：郭 瑶

翻 译：李慕子

校 对：成一丹

摄 影：夏 宇

项目合作艺术家：陈睦琰 桂扬帆 房茂举 冯 午 傅 瑶 赅 子
焦 黎 顾 亮 山 子 王 浪 邬泽峰 郑奥南

技 术 支 持：北京山子展览有限公司 箱体工程
北京唱音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音响工程

鸣 谢：

陈晓峰 陈 伟 黄 珊 王 韧 戴华刚 郭 靖 黄 辉 胡赳赳 何 彬 韩风石 高索都 刘 峰 李健亚
裴 刚 齐庭杰 史 玲 王兴伟 肖 聪 杨 勇 杨时旸 尤 洋 袁霆轩 张 巍 张 静 钟丽芳

展览空间：纯萃当代艺术空间 第一空间（798）

地 点：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2号798艺术区创意广场20库

联系方式：010-64167983

Exhibition Space: Chunchi Contemporary Art Space
Address:Chunchi Contemporary Art Space 20Ku, 798 Art District, No.2 Jiuxianqiao Road,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Contact: 010-64167983